

CHINESE-JAPANESE LIBRARY
HARVARD-YENCHING INSTITUTE
AT HARVARD UNIVERSITY

T 235/3203.2(3)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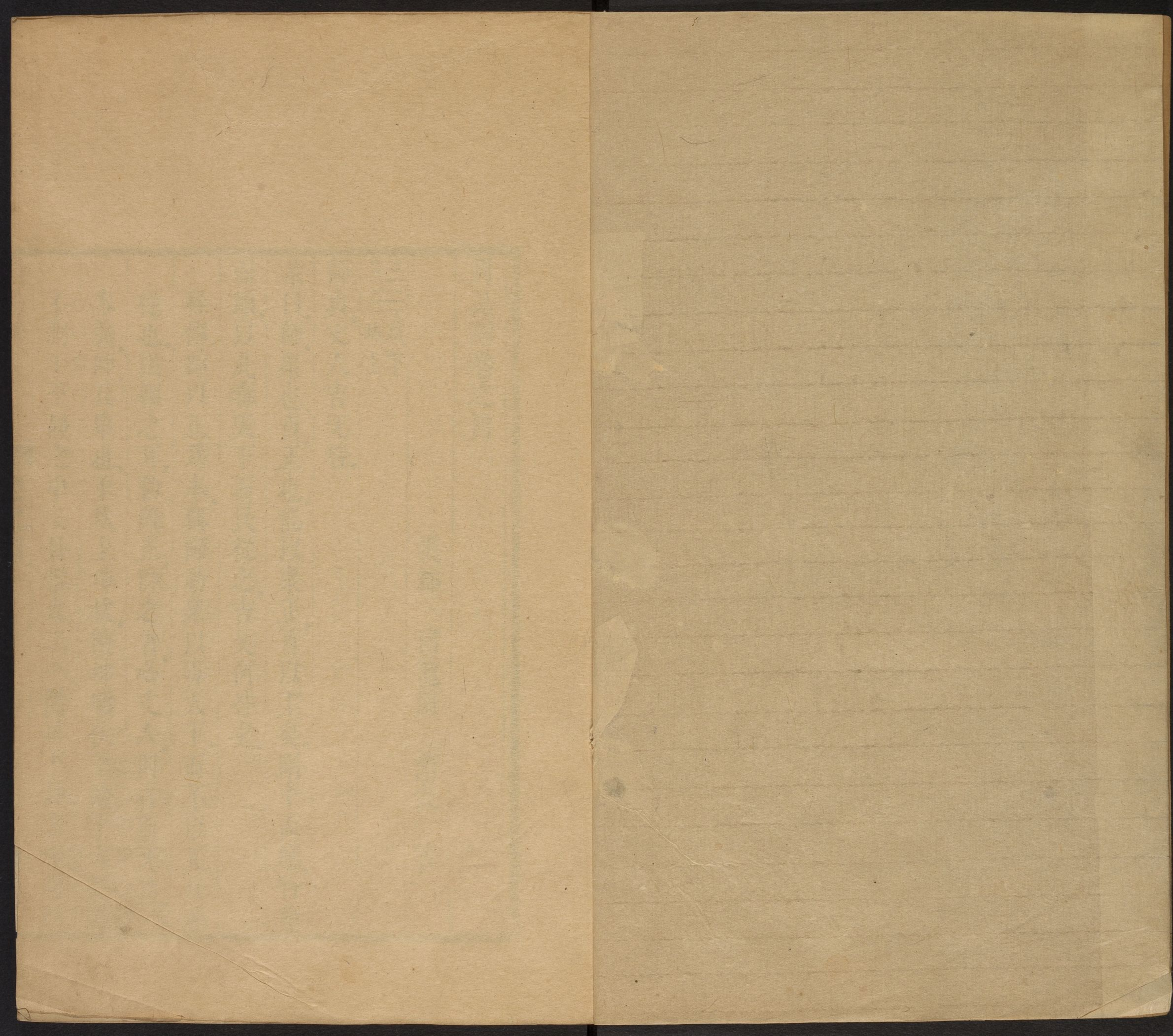
NOV 4 1957

3

子孫永保
雲煙家
藏書記

Harvard College Library Imaging Services <http://imaging.harvard.edu>

CM	0	1	2	3	4	5	6	7	8	9	10	11	12	13	14	15	16	17
Lab D50 2	95/0/2	81/0/0	66/0/0	51/0/1	35/0/0	20/0/0	29/19/54	55/39/33	42/57/29	82/4/79	51/50/13	50/28/29						
	38/14/16	66/16/18	50/-5/-22	43/-14/21	55/-9/-25	71/-32/0	62/34/60	40/9/-43	52/48/17	31/21/-21	72/-23/57	73/19/68						



周易辯卷之四

吳郡 浦龍淵 潛夫 著

三三 坎下 坤上

師貞丈人吉无咎

彖曰師衆也貞正也能以衆正可以王矣剛中而應行險而順以此毒天下而民從之吉又何咎矣

程傳師以正爲本與師動衆以毒天下而不以正民弗從也強驅之耳動雖正帥之者必丈人則吉而无咎

本義師兵衆也下坎上坤坎險坤順伏至險于大順藏不測于至靜之中又卦惟九二一陽居下卦之中爲將



之象。上下五陰順而從之。爲衆之象。九二以剛居下而任事。六五以柔居上而任之。爲人君命將出師之象。故卦名曰師。丈人。長老之稱。用師之道。利于得正。而任老成之人。乃得吉而无咎。以謂能左右之也。一陽在下之中。而五陰皆爲所以也。剛中謂九二。應謂六五。應之行險。謂行危道。順謂順人心。此非有老成之德者不能也。胡雙湖曰。衆正可王。贊六五剛中而應。贊九二也。胡雲峯曰。毒之一字。見得王者之師不得已而用。如毒藥之攻病。非有沉痾堅癥。不輕用也。

按彖傳曰。能以衆正。可以王矣。此夫子贊師貞之義。

就○人○君○命○將○出○師○者○言○也○故○以○王○天○下○之○大○業○歸○之○
本○義○謂○一○陽○在○下○之○中○五○陰○皆○爲○所○以○是○專○就○九○二○
言○矣○九○二○將○也○非○將○將○者○也○惟○六○五○當○大○君○之○位○爲○
命○將○出○師○之○主○若○謂○五○陰○皆○爲○九○二○所○以○是○六○五○大○
君○亦○受○一○將○之○提○挈○也○于○大○義○未○順○夫○一○阳○統○五○陰○
五○陰○爲○衆○一○阳○爲○將○卦○中○原○有○此○象○然○泛○言○卦○象○則○
可○而○以○之○釋○能○以○衆○正○句○則○不○可○大○全○載○胡○雙○湖○之○
說○曰○衆○正○可○王○贊○六○五○剛○中○而○應○贊○九○二○此○言○得○之○
然○云○剛○中○而○應○贊○九○二○似○亦○稍○混○蓋○剛○中○贊○九○二○而○
應○仍○贊○六○五○也○自○古○未○有○大○將○在○軍○君○不○能○應○而○可○

以吉而无咎者是九二雖具剛中之全德而必歸重于六五之能應故上文曰能以衆正謂六五以之也下文曰以此毒天下亦謂六五以之也二以字對針總見擇任將帥全在人主故九二之象曰在師中吉不徒曰九二之吉必曰承天寵也六五之象曰弟子與尸不徒曰弟子之凶必曰使不當也至於上六開國承家亦必冠之以大君有命是聖人于師卦象象之辭始終歸重于六五未有專就九二而言者此千古行師之體要亦彖爻自然之文理不可不辯○說者皆以剛中爲威而不暴似未盡剛中之義剛必如

岳武穆所謂文官不愛錢武官不怕死方是剛之骨力古者軍帥皆命卿是一身而文武兼資者也必平日有不愛錢之清操則臨敵乃有不怕死之義勇如此則廉生威而威不待言矣中必如孫子所云水因地而制形兵因敵而制勝奇正相生如環無端方是中之妙用有此剛中之丈人又得大君之寵任假以便宜不從中制則機由自決令不旁撓操縱分合指揮如意雖行險道用奇謀人以爲險而丈人行之自順故曰剛中而應行險而順此師之所以吉而无咎也

象曰。地中有水。師。君子以容民畜衆。

本義。水不外于地。兵不外于民。故能養民。則可以得衆矣。李氏曰。容民則無流民。畜衆則無叛衆。左傳武有七德。安民和衆。亦此意也。劉習靜曰。古者兵農合一。居則爲比閭族黨之民。役則爲卒伍軍旅之衆。容之畜之于無事之時。而用之於有事之日。此衆卽此民也。

按三代以上。寓兵于農。命鄉爲帥。兵農文武未始分。而爲二也。後世兵農旣分。文武異路。似乎古制不可復行。然近代儒臣。有得其遺意。而神明之者。王文成公是也。公撫軍虔南。總制百粵。討平數省。盤踞之劇。

寇擒滅。驕橫不制之強藩。竟以文臣錫封侯伯。與國同休功。至奇也。然考其所用戰兵。不過每邑抽選民兵數名。練成勁卒。而裁其老弱無用之餉。以益之耳。未嘗請調禁旅邊兵也。所用將領。不過選取郡邑正佐及罷間雜職。授以方畧。堅明約束耳。未嘗請設提督總兵也。此非卽寓兵于農。命鄉爲帥之遺意乎。然他人不能行。而公獨能何也。公潛心理學。明體達用。忠義奮發。挺身犯難。不愛錢。不怕死。剛也。受事閫外。必懸榜于門。曰。求通民情。願聞已過。芻蕘之言。必採。絲粟之材。必錄。謀定而動。洞中事機。變化不窮。不泥。

古法剛而得中也。公在武宗朝，上雖未必知公而王
大司馬瓊力主廟謨，有呼必應，不從中制，一聽便宜。
是即公之有應于上也。帥師臨敵，往往身自督戰，深
入險阻，預知其地利形便，如入無人之境，用兵如神。
所向克捷，役不踰期，師不久淹，是即公之行險而順
也。閩粵楚豫之間，屢次用兵，而計臣不聞措餉之艱，
商農不知兵革之擾，宗社奠安，封疆鞏固，公之功烈
載在集中，炳然可觀。當時無比，近今罕見，誠可謂真
儒有用之學，而其時廟堂之上，知人善任，能竟其用，
而不掣其肘，庶幾乎得將將之法，正與師卦之旨大

畧相符，故附述其事于此，使後世用兵者有所考鏡
云。

初六，師出以律，否臧，凶。象曰：師出以律，失律凶也。

按師出以律，說者以為紀律嚴明耳。然此未盡其義也。

周禮太師之職，大師。

太師樂官之長，大師謂大起師旅也。

執同律以聽軍

聲而詔吉凶。註云：大起師旅，則太師執六同。

即六呂，六陰聲也。

律，陽聲吹之，以合軍士之聲，而察其吉凶。如商則戰勝，軍

士強，角則軍擾，多變，失士心，宮則軍和，士卒同心，徵則

將急數怒，軍士勞，羽則兵弱少威，詔之，使知戒備也。史

記律書，六律為萬事根本，其於軍械尤所重，故云望敵

周易辨
知吉凶聞聲效勝負百王不易之道也武王伐紂吹律
聽聲推孟春以至於季冬殺氣相并而音尚宮同聲相
從物之自然何足怪哉由此觀之所謂師出以律者不
止紀律嚴明如步伐止齊之法已也尤必以人和爲主
焉書曰律和聲凡作樂者必以六律正五音使五音和
諧乃可爲樂而五音之中惟宮屬中央爲土土主生長
故吹律合宮則知其軍和士卒同心也孟子曰天時不
如地利地利不如人和左傳云師克在和不在衆凡用
師之道必平時能容民畜衆使有親上死長之心臨事
能專任老成使無輿尸掣肘之患則和氣在人而律亦

應之氣類相感有必然者不然君與將不和將與卒不
和未有不敗者也故曰師出以律否臧凶言師之出也
必以律合之合之而和則臧也臧則吉而无咎合之而
不和則否臧也否臧則凶矣所謂以律者其義如此如
徒以紀律嚴明爲律則如孫武之試以婦人穰苴之立
斬莊賈嚴則嚴矣以合于三代用師之意豈得云臧又
如宋史載金人言撼山易撼岳家軍難是紀律之嚴莫
嚴于岳武穆之師矣然姦臣用事君將不和凶敗立見
此非否臧之明驗歟武王曰紂有臣億萬惟億萬心予
有臣三千惟一心又曰紂有億兆夷人離心離德予有

亂臣十人同心同德此和不和之分即臧不臧之別也假使上無同德之臣下無一心之士雖有步伐止齊之法將安所施史記述武王吹律而得宮聲則是武王以和召和其理有固然者周公繫師之六爻而首言以律正與周禮太師之條相合故知爻辭一準諸典禮也九二在師中吉无咎王三錫命象曰在師中吉承天寵也王三錫命懷萬邦也

本義九二在下爲衆陰所歸而有剛中之德上應于五而爲所寵任故其象占如此蘇傳夫師出不先得主于中雖有功患隨之矣九二有應于五是以吉而無復

有咎 卜子夏日三錫命非私也懷萬邦而已

按寵不曰君而曰天以明師之行也天討有罪非私怒也剛中之臣簡在帝心非私喜也至推所以錫命之故在懷萬邦是隆禮于一人乃所以安天下也王者之用心若此則選任命卿以儲大將之用者安得不早加之意乎

六三師或輿尸凶象曰師或輿尸大无功也

程傳三居下之上居位當任者也其才陰柔不中正師旅之事任當專一二既以剛中之才爲上信倚必專其事乃有成功若或更使衆人主之凶之道也輿尸衆主

也蓋指三也。以三居下之上。故發此義。軍旅之事。任不專一。覆敗必矣。楊龜山曰。唐九節度之師。不立統帥。雖李郭之善用兵。猶不免敗。則輿尸之凶可知。楊誠齋曰。河曲之師。趙盾爲將。而令出趙穿。邲之師。荀林父爲將。而令出先穀。後世復有中人監軍者。師焉往而不敗。

按本義以輿尸爲師徒撓敗。輿尸而歸。然輿爲衆尸。爲主。自古訓之矣。左傳曰。聽輿人之誦。詩曰。誰其尸之。是也。易之爲教。貴在研機。如用兵而信任不專。衆主其事。可以決其將來之必凶。此所謂知來之道。研

幾之學也。如以爲兵敗輿尸。則業已凶矣。何必又繫一凶字于其下乎。

六四。師左次。无咎。象曰。左次无咎。未失常也。

程傳。師之進。以強勇也。四以柔居陰。非能進而克捷者。知不能進而退。故无咎。左次。退舍也。見可而進。知難而退。師之常也。度不能進而完師以退。愈于覆敗遠矣。

吳臨川曰。兵家尚右。右爲前。左爲後。故八陣圖。天前衝地前衝在右。天後衝地後衝在左。楊誠齋曰。善戰者。不必進而退。亦進也。禹之班師。晉文之退舍。是已。使高帝不至白登。太宗不度鴨綠。咎于何有。胡雲峯曰。恐

人以退爲怯。故明當退而退。亦師之常也。

六五。田有禽。利執言。无咎。長子帥師。弟子輿尸。貞凶。象曰。長子帥師。以中行也。弟子輿尸。師不當也。

本義。六五用師之主。柔順而中。不爲兵端者也。敵加于已。不得已而用之。故爲田有禽之象。而利以搏執而无咎也。言語辭也。長子。九二也。弟子。三四也。若使君子任事。又使小人參之。則雖貞而亦不免于凶也。程傳。師之興。必以蠻夷猾夏。寇賊姦宄。爲生民之害。不可懷來。然後奉辭以誅之。若禽獸入田。侵害稼穡。于義宜獵取。則獵取之。如此而動。乃爲无咎。若輕動以毒天下。其咎

大矣。執言。明其罪而討之也。若秦皇漢武。皆窮山林以索禽獸。非田有禽也。蘇傳。以陰柔爲師之主。不患其好勝而輕敵也。患其弱而多疑耳。故告之曰。禽暴汝田。執之有辭。何咎之有。既使長子帥師。又使弟子衆主之。此多疑之故也。胡雲峯曰。長子。卽所謂丈人也。自衆尊之曰丈人。自君稱之曰長子。皆長老之稱。彖言用老成。則既貞又吉。爻言用老成。而以新進參之。雖貞亦凶。吉凶之鑒昭然矣。丘建安曰。以中行者。謂九二以剛中之道行師也。使不當者。謂六五任使之不當也。胡雲峯曰。一使字。係民命之生死。國家之安危。或當或否。

吉凶天壤可不戒哉。

按蒙之九二師之九二皆稱為子蒙言人臣致君子
聖猶人子喻親于道也師言將帥為君討賊猶人子
為親捍患也蒙用剛中之子自不應用陰柔不中正
之女以亂童蒙之志師用剛中之長子自不應用陰
柔不中正之弟子以分大將之權且知子莫若父知
臣莫若君以言乎君臣一體之誼宜若是乎其關切
也以言乎大君知人之明宜若是乎其不爽也聖人
所以教萬世之求師任將者何其深切著明也哉
又按彖傳言剛中而應行險而順言長子老謀深筭

諳練兵機奇正相生如環無端則雖行險而順聖人
於兵事未嘗諱言詭道也爰辭言弟子與尸貞凶言
弟子短于才畧更事又少泥古兵法不合機宜則雖
用正亦凶如宋襄趙括之流是也然誤不在弟子乃
大君使之者過也五柔主易惑故以使不當戒之
上六大君有命開國承家小人勿用象曰大君有命以正
功也小人勿用必亂邦也

程傳上師之終功之成也大君以爵命賞有功開國封
為諸侯承家為卿大夫小人雖有功不可用師旅之興
成功非一道不必皆君子也小人有功賞以金帛可也

不可使有國家而爲政。小人平時易致驕盈，况挾其功乎。漢之英彭所以亡也。丘建安曰：正功正諸將武功之等差也。然兵行詭道，販繒屠狗之人，孰不願出奇以立功。小人有功，固當例賞。若使參預國家之謀議，則挾功以逞，必生僭竊亂邦之禍。故戒以勿用。朱子曰：光武能用此義，自定天下之後，一側論功行賞，其用之在左右者，則鄧禹耿弇賈復數人，他不與焉。

胡雲峯曰：王三錫命，命于行師之始。大君有命，命于行師之終。懷邦亂邦，丈人小人之所以分。此聖人之深慮遠戒也。李隆山曰：六爻出師，駐師，將兵，將將，與夫

奉辭伐罪，班師行賞，無所不載。後世兵書之繁，殆不如師卦六爻之畧。

坤下
坎上

比吉，原筮，元永貞，无咎，不寧方來，後夫凶。

彖曰：比，吉也。比，輔也。下順從也。原筮，元永貞，无咎，以剛中也。不寧方來，上下應也。後夫凶，其道窮也。

本義：比，親輔也。九五以陽剛居上之中，而得其正。上下五陰順而從之，以一人而撫萬邦，以四海而仰一人之象，然必再筮以自審，有元善長永正固之德，然後可以當衆之歸而无咎。其未比而有所不安者，亦將皆來歸。

之。若又遲而後至，則此交已固，彼來已晚，而得凶矣。
朱漢上曰：凡物孤則危，羣則強。父子夫婦朋友，未有孤
危而不凶者。人君爲甚，故比而吉。馮厚齋曰：萃與比，
下體坤順同，上體水澤不相遠，萃惟九四一爻，有分權
之象，故元永貞言于五，比下無分權者，故元永貞言于
卦。義各有在也。徐進齋曰：後夫凶，如萬國朝禹，而防
風後至，天下歸漢，而田橫不來，隗囂公孫述之徒皆是。
胡雲峯曰：不寧方來，指下四陰，後夫凶，指上一陰，來
者自來，後者自後，吾惟問吾之可比，不可比，彼之來不
來，吾不問也。此王者大公之道，爲九五之顯比者也。

按原筮元永貞无咎，以剛中也。剛中二字，諸家尚未
發明。夫人主以一人當天下之順從，必自審有元永
貞之德，乃得无咎固也。但此元永貞之德，如何便能
全備，如何便能自審，必剛而無欲，中而不偏者，能之。
剛者不邇聲色，不殖貨利，不耽逸樂，不聽讒邪，則心
志清明，中有所主而不亂，剛而得中者，勤學好問，研
窮義理之精微，克己復禮，捐除一偏之意見，則權度
在心，行事曲當于機宜，誠能如此，則以言乎元，庶幾
體仁足以長人矣。苟非剛中，其能體仁乎？以言乎永，
庶幾慎終如始，無怠無荒矣。苟非剛中，其能免于怠

荒乎以言乎貞庶幾不役耳目○百度惟貞矣○苟非剛○
中其能不役耳目乎○故凡君天下者○未有不期天下○
之順從也○然而克全乎元永貞之德者○鮮矣○元永貞○
之德不全○則天下之從之也不固○甚且衆叛親離○土○
崩瓦解○比比而是○然能推原禍本○反而自審者○抑又○
鮮矣○此無他不剛不中故也○不剛則狗欲而忘返○不○
中則雖好剛而多誤也○

象曰：地上有水，比。先王以建萬國，親諸侯。

丘建安曰：水與地相親比，有合無間者也。先王以建萬國，親諸侯，而不曰親萬國者，蓋人君以一身深居九重

之上，萬國如此其廣，人民如此其衆，安得人人而親比之，必也分建萬國，而先親諸侯，又親萬國之民，則莫不尊君親上，而比于一矣。

初六：有孚比之，无咎。有孚盈缶，終來有他吉。象曰：比之初六，有他吉也。

趙氏曰：易六爻貴于正應，惟比諸爻不論應否，專以比五爲義。程傳：初六比之始也，相比之道，以誠信爲本，中心不信而親人人，誰與之，故必孚誠，乃无咎。誠信充實，若物之盈滿于缶中，則終來有他吉也。缶，質素之器，不加文飾，比之道在乎始，始能有孚，則終致有他之

周易卷之四
吉其始不信終焉得吉

按大象言王者比天下之道非能人人而比之也惟在親諸侯而已自六爻言之九五爲王則其餘皆諸侯也初在下位不與五爲正應則是附于諸侯不達于天子者也然王者顯比之道原不論位之崇卑情之疎戚惟視其忠誠素著者則自一介而登諸卿士自卿士而列爲侯伯自侯伯而升爲輔相惟其所用不以位之在下而限其所至也第患初比不以信耳初若以信爲比則誠身之效微爲順親順親之效微爲信友信友之效微爲獲上輾轉相信以達于天子

若出於意外非常之幸而要之止此一念之朴衷充積使然耳其始之有孚也只求免咎而已如舜之克諧以孝只求免爲不孝而已非有他望也然底豫之後有岳牧之薦側陋之中被徵庸之命是終之他吉卽于盈缶之孚得之有不期而來一似操券而取諸人者聖人以他吉許初蓋勉天下之求比者當定計于其始慎毋以忠信爲無益以智詐爲可行而虧損實德自壞福基乃可以對顯比之君應親侯之選耳有孚之義五陰所同特于初首發之

六二比之自內貞吉象曰比之自內不自失也

徐進齋曰不自失者推原二之比五必當反求諸已自無所失而後可以比于君也

按王者之比天下與天下之求比于王者其親厚之情一也然其所以爲比者不自外而自內自外者求之人者也自內者求之已者也求之人者其親與疎人得而主之求之已者其得與失我得而操之六二與九五爲正應二之比五固分誼之所當然也然五爲顯比之君豈有所私于二者乎故二不必外求親厚於五也第反求諸內得其所以可比之道而無自失焉則五不求親而自親矣至問所謂自內者何道

則初六已明言之矣曰有孚盈缶是也惟此爲比王
之正道故曰比之自內貞吉

六三比之匪人象曰比之匪人不亦傷乎

朱子曰初應四四是外比于賢爲比得其人二應五五爲顯比之君亦爲比得其人惟三乃應上上爲比之无首者故爲比之匪人也徐進齋曰三居不正之位而應上比之匪人也馬援勸隗囂專意東方而隗囂降蜀至于殺身亡宗爲天下笑非大可傷乎

按本義以六四承乘應皆陰所比皆非其人是六二六四亦在匪人之列矣似與爻義不合及考大全則

周易辨 卷之四 五
朱子已自訂正專指上六爲匪人其虛衷如此此所以爲大賢也然其他未及訂正處尚多使後之人能爲辯正此真朱子之功臣冥冥之中未有不首肯者也彼曲爲附和自以爲尊朱者非愚則諛豈大賢所樂聞乎

六四外比之貞吉象曰外比於賢以從上也

程傳四與初不相應而外比于五五陽剛中正賢也居尊位上也親賢從上比之正也

按五中正居尊此維皇作極天下之所會歸也六四輔弼之臣不與內三陰相比而能倡率羣侯以外比

于五不知者或以爲志在得君而已聖人以貞吉予之何哉一曰比賢使天下皆知回心而向道也一曰從上使天下皆知會極于一尊也明此義者人臣安得自結爲朋黨諸侯安得自尊爲盟主乎

九五顯比王用三驅失前禽邑人不誡吉象曰顯比之吉位正中也舍逆取順失前禽也邑人不誡上使中也

胡雲峯曰比易近于私王者之比大公至正顯然于天下而無私徐進齋曰五剛健中正顯明比道于天下比以顯言則天下皆依光之臣近光之民矣其吉可知王者田獵合三面之網而開其一面以驅逐禽獸至再

至三。使之可去。其順而來者。則取之。以喻下四陰之順乎五也。其逆而去者。則舍之。以喻上一陰之背乎五也。前禽。指上六也。一卦五陰。而四陰從陽。上獨背之。是失前禽也。朱子曰。邑人不誠。蓋上之人顯明其比道。不必人之從已。而其私屬亦化之。不相誠約。以求必得也。

丘建安曰。陰以乘陽爲逆。承陽爲順。

按九五顯比之道。卽元永貞是也。位正中。與位乎天德之位同義。言以正中爲其位。是立極于一人而會極于萬國。凡有血氣。莫不尊親。來者非有意于留之。去者無所事于追之也。王者正中之道如此。邑人莫

不喻之。不相誠備。以求必得。是上之顯比使然。故曰。上使中也。後世人主有天下者。猶能爲大度之言曰。有天命者。任自爲之。况三代以上顯比之主乎。

上六。比之無首。凶。象曰。比之无首。无所終也。

按首對終而言。乃始字之意。言上六領袖羣陰。不能率先天下以從君。而依險自固。甘爲後夫。終于自取滅亡耳。識時務者。何不爲盈缶之孚。早決比賢從上之計乎。故曰。比之无首。无所終也。

三三

乾下
巽上

小畜。亨。密雲不雨。自我西郊。

畜勅
六反

彖曰小畜柔得位而上下應之曰小畜健而巽剛中而志行乃亨密雲不雨尚往也自我西郊施未行也

本義小陰也畜止之之義柔得位指六居四上下謂五陽卦惟六四一陰上下五陽皆爲所畜故爲小畜內健外巽二五皆陽各居一卦之中而用事有剛而能中其志得行之象故得亨通徐進齋曰尚往陽也言陽升而陰不能固止之也施未行陰也言陰未能畜陽降而成兩也言未行則非終不行矣

按小畜一陰得位而上下五陽皆應之何也蓋以柔巽之陰踞近君之位其權足以制人其術足以媚正

沉機不露未見有傷善之形陰結主心不覺有可誅之罪千古小人之情最難測識者莫若此得位之一陰矣此所以能彌縫上下使之相應而莫之疑也旣與之相應而莫之疑後將恣小人之所爲陽雖盛而志不得行矣何以冀吾道之亨乎文王憂其然也故示羣陽以可亨之道而又危其辭以戒之曰密雲不雨自我西郊夫子釋之曰小畜何以得亨也健而巽剛中而志行乃亨也健者君子所以全其天德自強不息之道也一不健而安肆之心生焉小人得乘其間而制之矣然此自強不息之道用以自脩則可若

與○小○人○爭○而○速○其○釁○則○不○可○故○健○而○以○巽○處○之○乃○君
子○自○全○之○至○計○卽○所○以○制○小○人○之○善○術○也○且○小○人○雖
得○位○而○二○五○以○剛○中○之○德○居○用○事○之○地○同○德○相○信○猶
可○約○結○羣○陽○以○固○君○子○之○交○不○與○小○人○以○可○攻○之○釁
則○君○子○之○志○得○行○而○吾○道○不○因○而○否○塞○小○畜○之○所○以
得○亨○者○此○也○雖○然○小○人○之○謀○已○深○矣○交○已○合○矣○特○以
吾○道○尚○往○故○彼○施○未○行○耳○然○不○雨○者○其○終○不○雨○乎○未
行○者○其○終○不○行○乎○是○則○健○巽○剛○中○之○道○其○可○一○日○而
稍○懈○乎○朱○子○曰○凡○雨○者○皆○是○陰○氣○盛○凝○結○得○密○陽
氣○不○得○上○達○方○濕○潤○下○降○爲○雨○今○乾○上○進○一○陰○止○他

不○住○所○以○云○尚○往○也○丘○建○安○曰○凡○雲○自○東○而○西○則
雨○自○西○而○東○則○不○雨○故○以○自○我○西○郊○明○不○雨○之○故○言
陰○之○施○猶○未○行○也○

象○曰○風○行○天○上○小○畜○君○子○以○懿○文○德○

按○風○行○天○上○之○象○本○密○雲○不○雨○而○言○亦○猶○需○上○六○不○速
之○吝○本○九○五○需○於○酒○食○而○言○此○屬○辭○比○事○之○法○爾○密○雲
有○必○雨○之○勢○惟○風○行○天○上○可○以○散○之○小○人○有○畜○君○子○之
謀○惟○懿○文○德○可○以○消○之○夫○小○人○得○位○畜○制○君○子○其○機○深
而○謀○密○君○子○與○之○角○力○鬪○智○未○見○其○必○勝○也○惟○懿○美○其
文○德○則○德○之○所○格○其○道○自○消○如○風○之○足○以○散○雲○也○本○義

謂懿文德未能厚積而遠施。然書言誕敷文德七句有
苗格詩言矢其文德。洽此四國。豈非厚積而遠施者乎。
若德非厚積。何以成文。文非盡善。何以稱懿。既有此懿。
美之文德。其施自能及遠。小人之患。不期消而自消矣。
故詩曰。雨雪漙漙。見睍日消。君子處小畜之時。深心妙
用。端在于此。非深體健巽剛中之道。不能也。
初九。復自道。何其咎。吉。象曰。復自道。其義吉也。

蘇傳。陽之畜乾也。厲而畜之者。非以害之也。
將盈其氣而作之。爾陰之畜乾也。順而畜之。順而畜之
者。非以利之也。將卽其安而縻之。爾故大畜將以用乾。

而小畜將以制之。乾進而求用。則可進而受制。則不可。
故大畜之乾。以之艮爲吉。小畜之乾。以之巽爲凶。本
義。下卦乾體。本皆在上之物。志欲上進。而爲陰所畜。然
初九體乾。居下得正。前遠于陰。雖與四爲正應。而能自
守以正。不爲所畜。有進復自道之象。如是則无咎而吉
也。馮厚齋曰。陽本在上之物。故自下升上曰復。
按下卦三陽體備乾德。所謂識泰元始道。合天行者
也。初適與四爲正應。四欲籠絡三陽。必先援初以歸
已。倘初不由已道。而由四之道以進。是受小人之籠
絡。而自失其所以爲乾。吾道終不得行矣。咎孰甚焉。

故教之以復自道。謂初之始進也。從吾所固有之乾道。絕不仗小人之援引。任四之以情相結。以勢相邀。而初卒不改其操。則自強不息之天行操之自我。終于我志得行。而小人亦從而合志。不惟无咎。且又得吉。夫子曰。復自道。其義吉也。君子守義而已。豈奪于情與勢哉。

九二。牽復吉。象曰。牽復在中。亦不自失也。

本義。三陽志同。而九二漸近于陰。以其剛中。故能與初九牽連而復。亦吉道也。亦者。承上爻義。

按四以柔巽畜乾。其機深而謀密。此君子之所不及。

覺○也○是○以○易○于○自○失○自○失○者○失○其○乾○健○之○道○也○今○初○九○之○復○也○以○自○道○九○二○之○牽○復○也○以○剛○中○是○初○不○自○失○二○亦○不○自○失○也○君○子○與○君○子○以○同○道○為○朋○我○勢○本○不○為○孤○何○必○失○身○于○權○要○故○教○之○以○牽○復○在○中○則○懿○德○在○我○然○後○小○人○可○得○而○消○也○

九三。輿說輻。夫妻反目。象曰。夫妻反目。不能正室也。

本義。九三亦欲上進。然剛而不中。迫近于陰。本非正應。但以陰陽相說。而為所係畜。不能自進。有輿說輻之象。然以志剛。故又不能平。而與之爭。為夫妻反目之象。

胡雲峯曰。大畜九三。日日閑輿衛利。有攸往。小畜則曰。

輿說輻何也。大畜以艮畜乾，九三與艮一陽同德，而道可大行，故其輿利往。小畜以巽畜乾，九三近巽之一陰，而爲其所制，故其輿不可行。輿說輻，陽畜于陰而不得進也。夫妻反目，陽不能平而與之爭也。程傳：婦人爲夫寵惑，旣而遂反制其夫，未有夫不失道而妻能制之者也。項平菴曰：輻，車輻也；輹，車軸轉也；輳，以利輪之轉。無說理，必輪破轂裂，而後可說輹以利軸之轉。則有說時，車不行，則說之矣。大畜大壯，皆作輹字。

按初九九二以道自正，旣不受制于陰，亦不與陰相角。最得不惡而嚴之意，觀于九三之反目，是亦不肯

受制于陰者，但剛而不中，處之不善，始不免爲情所昵。而後欲以義制之，則勢必至于兩傷水火之形成。而天下自此多事矣。由此知復自道者，真能善行其志也。

六四有孚，血去惕出，无咎。象曰：有孚惕出，上合志也。

按六四所謂柔得位而上下應之者也。以一小人敢于制衆君子，必有以窺其微而中之矣。使君子不覺其姦，而安受其制，或不受其制而輕與之角，則小人肆志于天下，害將無所不至矣。安能血去惕出，身名兩全，卒無過咎耶？惟在下之君子以道自正，不與陰爭在上之君

子○同○德○相○孚○其○交○已○固○由○是○一○陰○之○勢○自○覺○其○孤○而○一○
陰○之○術○自○知○其○無○所○試○乃○亦○輸○誠○以○結○于○上○與○上○合○志○
以○交○于○衆○君○子○所○以○血○可○去○惕○可○出○竟○得○免○咎○于○天○下○
也○良○以○此○一○陰○者○非○顯○行○兇○惡○之○小○人○乃○沉○幾○不○露○審○
時○觀○變○之○小○人○也○苟○非○極○深○研○幾○之○君○子○識○參○元○始○道○
合○天○行○者○必○無○以○洞○燭○其○情○而○降○伏○其○志○故○觀○于○六○四○
之○有○孚○合○志○而○後○知○君○子○懿○文○德○之○功○爲○不○淺○也○

九五有孚攣如富以其鄰象曰有孚攣如不獨富也

按四以一陰得位畜制五陽然陽之所以不受其制者
賴二五剛中而志行也而九二在下又不如九五在上

履至尊之位德與勢兼盛而志尤易行故其辭曰有孚
攣如者言五與二同德相信也曰富以其鄰者言其勢
力之強盛足以提挈羣陽也然所以制此一陰者不以
勢而以德蓋勢雖強而德不足則君子之交易合而亦
易離小人心可屈而不可服在我仍有間可乘而在
彼終難得而制豈爲善處小畜之世者哉故夫子特申
言之曰有孚攣如不獨富也觀不獨富之一言則大象
懿文德之旨又顯然可見矣鄰謂羣陽

上九既雨既處尚德載婦貞厲月幾望君子征凶象曰既
雨既處德積載也君子征凶有所疑也

按六四一陰徧畜五陽然乾之三陽不易制也巽之二陽與四同體宜皆可制矣然九五剛中亦不受制惟上九居陰不中剛中之德不全故雖陽而可制于是密雲之不雨者至是既雨矣我道之尚往者至是既處矣誠以四也者小人之雄傑也其機深而謀密善因勢而利導如遇九五則輸誠以合志遇上九則尚德以明貞使人見其德而不覺其爲僞信其貞而不悟其爲邪是以樂與之和而至于雨失其所行而至于處也故曰尚德載婦貞厲載事也言四尊尚陽德以事上也四尚德以事上而上遂爲其所制是貞婦之可危更有甚于反目

者也當此之時陰盛已極如月幾望君子一旦覺悟往而征之然陰疑于陽必戰其凶必矣聖人于上九反覆丁寧深言一陰之凶厲若此此不獨告上九亦所以告羣陽使各早爲之所也而本義乃云巽體三爻同力畜乾得毋與經旨抵牾乎

☰☰ 兌下 乾上

履虎尾不啞人亨

彖曰履柔履剛也說而應乎乾是以履虎尾不啞人亨剛中正履帝位而不疚光明也

程傳序卦物畜然後有禮故受之以履履禮也人之所

履也。履，踐也。藉也。兌以陰柔履藉乾之陽剛，柔履剛也。兌以說順應乎乾剛而履藉之，下順乎上，陰承乎陽，天下之至理也。所履如此，至順至當，雖履虎尾，亦不見傷害。以此履行，其亨可知。九五以陽剛中正，尊履帝位，苟无疾病，得履道之至善，光明者也。疾，謂疵病。夫履是也。張中溪曰：履虎尾，卽書云心之憂危，若蹈虎尾是也。履虎尾，安有不啞人者？此特寓言其履至危而不危之象爾。胡雲峯曰：大抵人之涉世，多是危機，不爲所傷，乃見所履。大傳曰：易之興也，當文王與紂之事耶？是故其辭危。危莫危于履虎尾之辭矣。故九卦處憂患以

履爲首。

象曰：上天下澤，履。君子以辯上下，定民志。

游廣平曰：天高地下，禮制行矣。人之所履，禮而已。故上天下澤，有履之象。君子觀象于此，則可以辯上下，上下旣辯，則名分立而民志定矣。馮厚齋曰：卦本以兌履乾爲義。古人用字，聲同者皆通，則履之爲禮，因天澤之象，亦可兼通。要之立卦之義，則以踐履之履也。

按夫子解易，每卦中必提出要領，如履之象傳旣以柔履剛釋卦名義，以悅而應乎乾釋卦辭矣。末又申言九五爲履主，曰：剛中正，履帝位而不疚，光明也。九

五剛中正履帝位所謂以聖人之德居天子之位建
 中表正制禮以辯上下定民志者也剛者制禮柔者
 履焉故曰履柔履剛也五以乾剛之德得中得正動
 容周旋無不中禮先自範于中正不敢違越則自五
 以下又孰敢犯之哉其說而應之者蓋志定而無所
 強也禮曰樂自順此生刑自反此作出乎禮即入乎
 刑順之則至安且樂違之則危而見傷所以有履虎
 尾之象上之人履帝位而不疚下之人履虎尾而不
 咥皆非光明者不能所以履必資乎視視必貴乎明
 也傳曰足以步目書曰若跣弗視地厥足用傷六三

之眇不足以有明故有咥人之凶上九之考祥必曲
 乎視履故得其旋之吉彖傳于履帝位者特揭光明
 二字作全卦之眼目猶乾彖之特揭大明也○又按
 履為步武之義五以剛中正履帝位而不疚則天下
 皆步武于帝也此履之大義也○上天下澤定分不
 易民志豈有不定者常因在上之君子自以所履不
 正決天下之防啓僭亂之端如妾易妻庶匹嫡嬖倖
 加于親貴鞭笞戮辱及于公卿如此等類上自犯之
 何怪乎民之效尤也在履帝位而不疚者必先知明辯
 乎此而杜絕其端以身為法則所以定民志者固已

不言而喻矣。

初九素履往无咎。象曰：素履之往，獨行願也。

本義以陽在下，居履之初，未為物遷，率其素履者也。如是往而无咎。吳臨川曰：初九陽剛安于在下，不變所守，素其位而行者也。舜飯糗茹草，若將終身。顏子居於陋巷，不改其樂。其斯之謂與。

按物以本色為素。素履者，純任天真，不加緣飾。所謂大行不加窮，居不損之定分也。三千三百，雖先王所定，臣庶所遵，而苟非自尊其德性，自返其天真，雖規行矩步，自謂有方之士，然所襲猶陳迹耳。非故我也。

一涉紛華，一經患難，即不能無失守矣。故惟素履之往，獨行所願，不假纖毫之緣飾者，始無失守之咎。

九二履道坦坦，幽人貞吉。象曰：幽人貞吉，中不自亂也。

程傳：九二所履坦坦，然平易之道也。履道在乎安靜，其中恬正，則所履安裕。中若躁動，豈能安于所履。故必幽人則能堅固而吉。蓋其中心安靜，不以利欲自亂也。

金汝白曰：九二臣位而言幽人者，蓋處富貴而淡然，不以得失自亂，便是幽固，不必深山窮谷之士方為幽人。

按九五以剛中正履帝位，其所履之道原欲與天下之有位者共履之，非專以屬之幽人也。况九二非幽

人之位乎。惟其非幽人之位。故當以幽人之貞處之。何也。坦坦之道。君子之所履。小人之所視也。二居表正之位。上下將取則焉。設以聲色貨利動其心。以爵祿名譽紛其志。則其中亂矣。亂則見道不明。信道不篤。坦者變而爲險矣。坦與險。不生于世。而生于其中。之靜與躁。故教之以幽人之貞。則吉也。本義以二爲無應于上。故爲幽獨守貞之象。徐進齋亦以爲上無應與。獨善其身。此皆誤認幽人之義矣。九二履道。豈關有應無應。如以無應而爲幽貞。則有應者將不得爲幽貞矣乎。古之至人。雖履崇高富貴之位。而其幽

貞之心。仍與山林學道者無異。故能光明洞徹。履位不疚。周公於履之九二。正以是期之。故云然耳。若只于箕山潁水之間。獨善其身。以爲幽貞。又何煩聖人之致勉耶。

六三。眇能視。跛能履。履虎尾。咥人凶。武人爲于大君。象曰。眇能視。不足以有明也。跛能履。不足以與行也。咥人之凶。位不當也。武人爲于大君。志剛也。

本義。六三不中不正。柔而志剛。以此履乾。必見傷害。故凶。又爲剛武之人。得志而肆暴之象。如秦改項籍。豈能久也。胡雙湖曰。武人陰象。以一柔爲成卦之主。而統

五陽有武人爲大君之象。或謂六三陰柔非武人之象。不知陽類多是寬和仁厚底人。陰類多是勇敢強暴之人。陽氣溫和。陰氣肅殺也。

按凡履之不善。先由於不明故也。故六三先言其眇。次言其跛。其受病尤在自以爲能視能履而實不足以有明。不足以與行如此。則雖尋常舉動。已不免于蹉跌。而致啞人之凶矣。况又不量其才。妄行圖大。狂悖如此。其爲凶禍。豈待言哉。且上有光明之帝。下豈容有此跛眇之大君也。夫三爲悅體卦。與爻一也。卦合而言之。惟見其悅。以應乾爻。別而觀之。則祇見其

不中不正。柔而志剛。而悅體喪矣。爻辭與卦辭相反。若是所謂六爻發揮旁通情也。得旁通之意。則于卦爻相反之處。不惟不相悖。而且可以互相發明。卽此爻觀之餘。可類推矣。

九四履虎尾。愬愬終吉。象曰。愬愬終吉。志行也。

本義九四亦以不中不正履九五之剛。然以剛居柔。故能戒懼而得終吉。楊龜山曰。以剛承剛。處多懼之地。

履虎尾之象也。然體剛而志柔。知愬愬戒懼。順以從上。

故志行而終吉。

程傳愬愬畏懼之貌。

愬山革反

按說者以乾爲虎。或以兌爲虎。今自九四觀之。則九

五爲虎也與革五之大人虎變同義一取其文之炳
一取其威之猛蓋履帝位者立法制禮範圍一世順
之者有禮明樂備六合同風之象其梗悖不順者則
司馬之九伐司寇之三典卽從而議其後焉文與威
實兼之矣四以不中不正步武中正光明之主宜不
免于啞人之凶乃竟以用柔能懼而得終吉夫子以
爲志行者何也辯上下定民志當先自大臣始四寅
畏小心爲下不倍則上下之辯明而民志已定皆自
此始故曰志行也

九五夬履貞厲象曰夬履貞厲位正當也

程傳夬剛決也五以陽剛乾體居至尊之位任其剛決
而行者也古之聖人居天下之尊明足以照剛足以決
勢足以專然未嘗不盡天下之議雖芻蕘之微必取乃
其所以爲聖也五若自任剛明決行不顧雖使得正亦
危道也有剛明之才苟專自任猶爲危道况剛明不足
者乎本義位正當也傷于所恃朱子曰夬履是做
得忒快雖合履底也有危厲正所謂憂盛世危明主也
按四以下謂五爲虎而五之所履亦未嘗不爲虎也
周穆王告君牙曰心之憂危若蹈虎尾言憂危之至
以見求助之切也然則履帝位之危有甚于天下之

爲臣民者矣。惟在端詳審慎動合中正。自立于無反
無側之坦途。親賢樂善。左右惟人。倚重于耳目股肱
之良弼。然後光明不掩。而疾病不生。豈有恃其尊位
任意剛決。而能必所行之無誤乎。觀夫幽人之所以
吉。武人之所以凶。亦一時之炯鑒也。可不戒哉。

上九視履考祥。其旋元吉。象曰。元吉在上。大有慶也。

按說者于上爻皆取履終爲義。然夫子特拈在上二字。
是明取在上爲義也。蓋履上九之視履。猶觀上九之觀
生也。觀之上九。惟觀九五之生。必君子乃得无咎。則履
之上九。亦惟視九五之履。必其旋。乃得元吉。良以九五

所履爲天下臣民所視。而上九所履。又爲九五所視。九
五雖以剛中正履帝位。亦賴上九所履。有以助發其光
明。防閑其夬決。乃能動容周旋中禮。此爲元吉在上也。
必元吉在上。乃能舉天下臣民而共適于坦坦之道。共
免于啞人之凶。此所以爲大有慶也。若以上九爲履終。
則自初至上。有一人之履。卽有一人之始終。何必至上
九方謂之終。諸家脫畧在上二字。是漏義也。添出終字。
是蛇足也。故解易者當一以孔子之言爲主。

周易辨卷之四終

此處有非常模糊的墨迹，可能是被塗抹或嚴重褪色的文字，內容難以辨認。

周易辨卷之五

吳郡 浦龍淵 潛夫 著

☰ 乾下
☷ 坤上

泰小往大來吉亨

彖曰泰小往大來吉亨則是天地交而萬物通也上下交而其志同也內陽而外陰內健而外順內君子而外小人君子道長小人道消也

李隆山曰易中陽為明陰為暗陽為實陰為虛陽為大陰為小陽為富陰為貧作易者尊陽而卑陰例如此
陸宣公曰通天下之情者莫智于聖人盡聖人之心者

莫深于易象其別卦也。乾下坤上則曰泰。坤下乾上則曰否。乾爲天爲君。坤爲地爲臣。天在下而地處上于位。乖矣。而反謂之泰者。上下交故也。君在上而臣處下于義順矣。而反謂之否者。上下不交故也。氣不交則庶物不育。情不交則萬邦不和。天氣下降。地氣上騰。然後歲功成。君澤下流。臣誠上達。然後理道立。馮厚齋曰。泰否之象。歸宿在君子小人之消長。故曰易以天道明人事。明成祖文皇帝謂儒臣胡廣等曰。爲學不可不知易。只內君子外小人一語。人君用之。功效不小。

按上坤下乾。名之曰泰。謂天本在上而其氣下交于

地。地本在下而其氣上交于天。天地交而萬物通之。謂泰。泰者通也。無所壅蔽之謂也。以言乎人事。則君本在上而其志下交于臣。臣本在下而其志上交于君。上下交而其志同之。謂泰。志苟不同。則交以貌而不交以心。不可謂通。安得爲泰乎。書曰。功崇惟志。言成天下之大功者。必先立天下之大志也。舜欲用禹。而曰。朕志先定。詢謀僉同。鬼神其依。龜筮協從。然則志定于內。而人與鬼神交應于外。古有志之主。能以其志操人神之券。豈其君臣之交。志不相合而可以辦天下之大事。成天下之大功乎。故使君志如是而

臣志不如是○臣志如是○而君志不如是○明不足以相
照○誠不足以相信○不可謂志同○其始奮然欲有所爲○
而讒邪間之○逸欲荒之○浮論撼之○事變沮之○其終至
于齟齬而不相得○不可謂志同○果能上下交而志同○
斯之謂泰○泰則小未有不往○大未有不來○而吉亨可
必也○何也○有志之君○必進君子○退小人○而後其志可
行也○夫子推明其所由然者○在於內陽而外陰○內健
而外順○內君子而外小人○蓋內陽而外陰○則其心內
明而不外炫也○內健而外順○則其心足以勝私而外
順于理也○其心內明而足以勝私○是與君子有一德○

之○契○而○不○授○小○人○以○迎○合○之○端○也○與○君○子○有○一○德○之
契○故○能○內○君○子○而○大○者○皆○來○不○授○小○人○以○迎○合○之○端○
故○能○外○小○人○而○小○者○皆○往○然○則○君○子○道○長○非○自○長○也○
內○之○而○後○長○也○小○人○道○消○非○自○消○也○外○之○而○後○消○也○
此○所○以○得○行○其○志○而○吉○且○亨○也○夫○子○彖○傳○每○卦○必○推
言○其○所○以○然○如○內○陽○內○健○內○君○子○三○句○此○泰○之○所○以
爲○泰○而○君○子○小○人○之○所○由○消○長○也○說○者○于○此○等○處○往
往○畧○過○將○此○三○句○只○作○敷衍○之○文○似○道○消○道○長○止○屬
氣○數○之○自○然○而○主○泰○者○于○此○全○不○見○有○開○泰○保○泰○之
實○用○殊○非○聖○人○立○教○之○旨○

象曰：天地交，泰。后以財成，天地之道。輔相天地之宜，以左右民。

按彖曰：上下交而志同，所志者何事？財成，天地之道。輔相天地之宜，以左右民。是其事也。凡為后者，專以父母斯民為已責，則此事何時不行而獨于泰時言之何也？上下不交，其志不同。君子不內，小人不外，則民情壅於上，聞羣小肆其蠶食，雖欲行之不可得也。故惟泰交之日，乃得行之說者，只敷衍財成輔相二語，不復關合泰交不知財成輔相之事。虞書六府三事，與周禮六官所掌該括已盡。然使非虞周君臣上下交而志同，則亦紙

上桑耳。安能左右其民哉。

初九：拔茅茹，以其彙。征吉。象曰：拔茅征吉，志在外也。

王註：茅之為物，拔其根而相連引者也。茹，相連之貌。三陽同志，俱志在外。初為類首，舉則類從。若茅茹也。上順而應，不為違距。進皆得志，故以其類征吉。以初以之也。征，往也。不言往而言征者，樂其道之得行，同類征征，然以正往也。楊誠齋曰：君子志在天下，不為一身，故曰志在外。

按泰以上下交為義，以卦言之。乾下坤上，為上下交之義。以爻言之。坤在上者宜下交，乾在下者宜上交。

亦為上下交之義。周公于六四取翩翩之象。所以明上三陰之下交也。于初九取茅茹之象。所以明下三陽之上交也。初九在乾為潛。在大壯與夫為趾。居此地者宜隱不宜見。宜靜不宜動。此其常也。何以在彼為勿用為征凶。而在此獨為征吉。正上方合志。下交則下當連類並進。故四以其鄰。則初亦以其彙。四中心願。則初亦志在外。所謂上下交而志同者。此也。誠以財成輔相。非一士之力。使初不彙。征四誰與共。此者此上之所以求賢若渴。而下之所以野無遺賢也。夫子于乾之初九。固曰樂則行之。今幸遇此泰交。

之世一出而左右斯民。大抒其飢溺。由已之志。此樂行之會。千載一時。不可失也。故直以征吉許之。

九二包荒。用馮河。不遐遺。朋亡。得尚于中行。象曰。包荒得尚于中行。以光大也。

按傳義俱以包荒荒字作荒穢解。然考之書曰。荒度土功。註曰。荒大也。詩曰。太王荒之。註曰。荒治也。禹貢荒服。註曰。荒遠也。則此之包荒。亦兼此數義何也。泰者通也。上下交而志同。則四方萬國。聲教所訖。匹夫匹婦。莫不欲以其志。上通于天子。亦必使天子之志。得以下通于匹夫匹婦。而後可謂之通。而後可謂之泰。今六五以柔。

申之至下交于剛中之九二則凡財成輔相以左右民者二皆以身任之矣自非心量廣大明足兼照德足兼濟者曷能勝其任乎此周公所以特繫包荒之辭也所包既大所治既廣則所以治之者必務以身先之以身勞之不得自處宴安畏難避險而徒聽其下之所爲也故示以用馮河之象馮河者不用舟楫而徒涉也凡欲左右有民者必有百司庶府分任其事猶渡河之必有舟楫也然而善操舟者每徒涉以察水勢而後舟行無所不利善爲治者亦必躬親以識治理而後任人無所不宐禹之治水也征苗也周公之討武庚也不以身犯

難則豈能率先有衆亦豈能遥度事機召伯之巡行南國也周公畢公之親理洛邑也不以身拊循豈能周知民隱亦豈能宣達上意彼非不知任人以自逸也以爲不如是則上下之志有所不通而荒遠之處德不下逮也此皆深得馮河之義者也其後尹氏爲政不達此義則詩人刺之曰弗躬弗親庶民弗信弗問弗仕弗罔君子言其溺于宴安不能躬親政事明習治理雖日奉行故事塗飾耳目下不足以取信庶民上不可以欺罔君子終于上下不交王室板蕩此不用馮河之明驗也誠能包荒矣用馮河矣則天下之志可以無所不通而凡

左右斯民之事可以無所不舉矣。然而事之至要者則莫急于內君子而外小人。禹之征苗也，其問罪之辭曰：君子在野，小人在位，民棄不保，天降之咎。王者之觀政于諸侯也，養老尊賢，俊傑在位，則有慶；遺老失賢，陪克在位，則有讓。九二既見，任于六五，則卽以君子小人之進退握天下否泰之關。定一已功罪之案，故欲內君子則不可以其遐遠而遺之，欲外小人則不可以其朋黨而庇之。此二者勢不兩立，誠欲明目達聰，野無遺賢，則朋黨之私必不可徇。苟一徇朋黨，則其端偶開于一人，其類遂蔓延于遠近而耳目壅蔽，賢路不通。雖近臣且

無以自達，况于遐遠側陋之士乎？故教之以不遐遺，朋亡庶乎小人無投合之緣，君子無隔絕之患。而泰運可常亨也。夫六五爲中行之主，其所以下交于二者，惟以二能行其願耳。今二之包荒如是，此所以得尚于中行。仰成六五配天之治也。夫子以光大贊之，蓋大不能容光，不能照，則所包雖廣，阻礙實多。烏在其爲通泰乎？九三无平不陂，无往不復，艱貞无咎，勿恤其孚，于食有福。象曰：无往不復，天地際也。

楊誠齋曰：平與陂相推，往與復相移。居泰之世者，勿謂時平，其險將萌，勿謂陰往，其復反掌，可不懼乎？君臣克

艱而守正。庶乎其无咎。徐古爲曰。或謂陰陽交運。否泰相仍。時勢然也。雖艱貞勿恤。如之何。曰。平陂往復者。天運之不能無。艱貞勿恤者。人事之所當盡。若一諉之天運。以爲無預于人事。則聖人之易。可無作也。程傳。无往不復。言天地之交際。屈伸往來之常理也。

按卦辭言小往。謂小人道消也。此言无往不復。謂小人有道消之時。卽有道長之時。无有往而不復者也。先言平陂者。謂世運之平陂。由小人之往復而成也。然小人之往復。豈真有定數哉。亦存乎治泰者貞不貞。何如耳。貞則小人往矣。不貞則小人來矣。九三乾

體剛正。不患其不貞。第恐其過剛不中。而有易心焉。故戒以艱貞也。此時泰運方隆。未見其陂也。而早已慮其陂。小人旣消。未見其復也。而早已慮其復。克艱如此。則所以消小人而長君子者。自無所不用其極。而何恤乎氣數之必然者哉。宐其食福于無窮矣。夫子曰。无往不復。天地際也。言有往有復。乃天地交際之常數耳。而有艱貞之君子。自不可以常數拘也。六四。翩翩不富。以其鄰。不戒以孚。象曰。翩翩不富。皆失實也。不戒以孚。中心願也。

俞玉吾曰。泰之時。三陽三陰。皆上下交而志同。不獨二

五也○初○拔○茅○連○茹○以○上○交○四○亦○翩○然○連○類○而○下○交○上○下○
 一○心○陰○陽○調○和○所○以○為○泰○汪○化○昭○曰○中○心○願○與○六○五○
 之○中○以○行○願○合○

按本義以六四翩翩為小人合交以害正道愚以為
 不然蓋卦中凡陰在上位者聖人必教之使下從乎
 陽○資○其○力○以○濟○事○至○于○泰○交○之○時○三○陰○在○上○本○以○下
 交○為○義○故○其○從○陽○之○願○甚○切○而○三○陽○亦○志○在○上○進○故
 其○相○得○之○情○更○親○所○以○六○五○有○歸○妹○之○象○九○二○即○有
 尚○于○中○行○之○象○而○四○有○輔○主○之○責○尤○欲○導○主○以○下○賢
 所○以○有○翩○翩○不○富○以○其○鄰○不○戒○以○孚○之○象○夫○子○曰○翩

翩○不○富○皆○失○實○也○陰○虛○故○為○失○實○惟○其○失○實○是○以○願
 交○于○陽○而○失○實○乃○三○陰○所○同○故○不○惟○六○四○願○交○于○初
 且○併○欲○合○五○上○以○交○于○二○三○故○曰○不○戒○以○孚○中○心○願
 也○夫○四○居○五○之○下○應○初○而○比○三○上○三○陰○之○下○交○四○實
 為○之○倡○導○焉○所○謂○以○其○鄰○者○四○能○以○之○也○四○之○有○功
 于○上○下○之○交○者○多○矣○若○以○四○為○小○人○則○他○卦○之○以○陰
 居○四○而○下○從○乎○陽○者○如○復○四○之○獨○復○臨○四○之○至○臨○皆
 不○目○之○為○小○人○何○獨○以○泰○之○四○為○小○人○若○以○四○為○小
 人○合○交○以○害○正○道○則○五○與○上○皆○合○交○者○而○五○之○以○祉
 元○吉○上○之○自○邑○告○命○皆○不○見○有○害○正○之○意○何○獨○以○四

爲害正且夫子贊五曰中以行願贊四曰中心願同
一願也五之願不爲小人則四之願何以獨爲小人
反覆推之。本義之說未合經旨不可不辯。

六五帝乙歸妹以祉元吉。象曰以祉元吉中以行願也。

項平菴曰九二之陽上交于五如舜之尚見于帝故曰
得尚于中行六五之陰下交于二如帝女之下嫁于諸
侯故曰帝乙歸妹治泰之事皆九二任之六五獨以心
享其效而已故九二之爻辭言事甚多而不言其福六
五之爻辭言福而不及事人君之道莫善于此故曰元
吉。程傳所以能獲祉且元吉者由其以中道合而行

其志願也。有中德所以能任剛中之賢所聽從者皆其
志願非其所欲能從之乎。姚承菴曰願者何財成輔
相以左右民是也五以中德下賢得行是願以祉元吉
豈倖致哉。

按泰交之時財成輔相之事三陽皆任之矣三陰在
上第能併心合志以誠信下交則未有不如其願者
而何以六五獨稱元吉乎爲其中以行願也凡陰陽
之相得也以情中行之相孚也以道情相得者可得
而間道相孚者不可得而間也故五之任賢愈專則
二之任事愈力此君子之道所以日長而比屋皆可

封之俗。小人之道。所以日消。而舉世臻刑措之風。以
社元吉。實效可觀。皆一中之契合。使然爾。不然。古之
帝王。何以倦倦于執中。用中之心法也哉。

上六。城復于隍。勿用師。自邑告命。貞吝。象曰。城復于隍。其
命亂也。

程傳。掘隍土。積累以成城。如治道。積累以成泰。及泰之
終。將反于否。如城土傾頽。復反于隍也。王註。居泰之
極。上下不交。卑不上承。尊不下施。故城復于隍。呂仲
木曰。泰極之時。矜盛治。則忘備。務遠功。則忽近。待亂而
後救。故貞吝。本義。命亂。故復否。告命。所以治之也。

按三與上雖相應。然三過剛。恐其恃剛而有易心也。
故有艱貞之戒。上過柔。恐其志荒于業。泰也。故有復
隍之差。蓋以陰柔處泰極。不能堅志以下交。必致羣
材解體。成業難支。此內憂非外患也。故不在用師以
遠求。而在告命。以自治。然上之過柔。終不若三之過
剛。為易振。是以雖貞亦吝。如五雖柔主也。而以中應
中。故得行其願。四雖不中也。而比陽應陽。故易與陽
合。上既不中。是無同道之契。又與陽遠。是無切近之
交。此命所由亂。而業所由傾也。陰柔之材。得陽則治。
失陽則亂。其可一。不下交乎哉。命即刑賞予奪。

之命以小人爲君子引而進之以君子爲小人退而遠之君命亂于下矣天命安得不變于上乎

坤下
乾上

否之匪人不利君子貞大往小來

象曰否之匪人不利君子貞大往小來則是天地不交而萬物不通也上下不交而天下無邦也內陰而外陽內柔而外剛內小人而外君子小人道長君子道消也

本義否閉塞也匪人謂非人道也蘇子曰天下治亂由于下情之通塞至治之極至于小民皆能自通大亂之極至于近臣不能自達易曰上下不交而天下無邦

夫無邦者亡國之謂也上下不交則雖有朝廷君臣而亡國之形已見矣可不畏哉臣不敢引衰世昏主之事

只如唐明皇中興刑措之君也而天寶之末小人在位下情不通則鮮于仲通以二十萬衆全軍陷没于瀘南

明皇不知馴致其事至安祿山反兵已渡河而明皇猶以爲忠臣此無他下情不通耳目壅蔽則其漸至于此也李隆山曰天人有相勝之理治亂有可易之運特

在人所以制之者何如耳否之世雖則小人道長君子道消而所以消小人而長君子者亦必有道矣唐凝庵曰泰不獨言時之泰而極言保泰之道否不獨言時

之否而極言休否之道猶醫者不獨言病而必言治病之方也。周安期曰致否者匪人也。益甚其否者君子之貞也。自爻內觀之。挽否爲泰。固利有大人之亨。而不利有君子之貞也。君子動輒以貞自命。以羞彼小人。此生亂之端也。故聖人于此使君子儉德避難。而專欲大人亨其包承休否之道也。

按諸家只解否字而之匪人三字未見發明。惟先師安期周子云。致否者匪人也。語簡而意明。蓋上下之情。否隔不通。皆由用匪人所致。匪人用事。則必多方蒙蔽。使上下之情不通。而後得以肆行其志。自古及

今若出一轍。文王洞見其情。事故直繫之曰否之匪人。言此致否之匪人。大不利于君子之貞。勢必排擊君子。而使大者盡去。援引同類。而使小者皆來。則匪人之勢成。斯可以惟所欲爲耳。夫子推論及此。以爲上下不交。而天下无邦。匪人之禍。洵可畏矣。然此非匪人之咎。而用匪人者之咎也。夫用人者。內陽則其心明。內剛則其志正。心明而志正。則君子之臭味易親。而小人之夤緣難入。今內陰而外陽。則其心不明。而機智之外炫者。非真聰明也。內柔而外剛。則其志不正。而仁義之外襲者。非真無慾也。如是則雖欲退

小人而內有引之者矣。小人安得而不內乎。雖欲進君子而內有拒之者矣。君子安得而不外乎。內小人而外君子則小人之道安得不長。君子之道安得不消乎。由此言之。天下之所以否隔者。禍固生于匪人。而匪人所以得成其否隔者。罪實在于用之者也。消長之機。權豈匪人能自操之乎。

象曰。天地不交。否。君子以儉德避難。不可榮以祿。

本義。收斂其德。不形于外。以避小人之難。人不得以祿位榮之。

按秉正疾邪。君子之心也。然否之匪人。既不利有君

子之貞。而君子又明以其貞而疾惡之。是構難也。東漢之君子。熙寧之君子。有明驗矣。故曰。致否者。匪人也。益甚其否者。君子之貞也。惟收斂其德。不形于外。乃可以避小人之難。不止爲一身免禍。而天下亦陰受其福矣。然希世取寵之士。每藉口于褻裘縱博。唾面自乾之君子。以自文其依阿澆忍之態。而苟祿于朝。此又聖人之所深耻也。故教之超然于寵利之外。人不得以祿位榮之。乃見儉德之實。且榮者。辱之媒也。不可得而榮。則亦不可得而辱之矣。此其所以異于匪人。而終有亨否之用歟。

初六。拔茅茹以其彙。貞吉。亨。象曰。拔茅貞吉。志在君也。

姚承菴曰。內三爻俱主君子當否時說。蘇紫溪曰。聖

人于否泰之初皆欲得人以維之。泰之初曰拔茅茹以

其彙。協力以致治也。否之初曰拔茅茹以其彙。協力以

撥亂也。焦弱侯曰。轉移世道。只有聯屬善類一着。此

彙字。正與九四疇字相應。此非私交。故曰志在君也。

周安期曰。天地閉。賢人隱。否之拔茅。何以吉且亨也。雖

大無道之世。未嘗不取士。苟人皆避難。誰與傾否。但君

子莫重乎始進。故吉必先之以貞。且志惟在君。則敬事

後食。猶之不可榮以祿也。

按否之下三爻。即彖傳所謂內小人也。故本義俱作

小人看。謂初六為小人連類而進之象。六二為小人

包容承順乎君子之象。六三為小人志于傷善而未

能為包羞之象。其說似矣。而實不然。請以他卦推之。

如姤之一陰。本小人也。而爻言君子處姤之道。遯之

二陰。本小人也。而爻言君子處遯之道。剝之五陰。本

小人也。而五爻皆言君子處剝之道。又如解之上六。

本小人而據高位者也。而爻言解去小人之道。以此

例推。則否之三陰。亦皆言君子治否之事。其義甚明。

姚蘇二公見之。審矣。蓋匪人用事。上下不交。此其為

害不待言矣。聖人于此既知致否之由，卽力爲治否之計。何必又爲小人敷衍情狀？且初六既係小人連類而進，何得以吉亨予之？至于包承之量，君子所難故。壯趾壯頰，用罔之戒，屢爲君子言，恐未可以包承望之。小人也。况六三位高勢重，如就小人而言，何以見其傷善未能？若小人以未能傷善爲羞，則其肆毒也必甚。爻辭何以不言凶咎？奉義之說既未必中小人之情事，又全不見有大人亨否之作用。不若姚蘇二公之說爲長。○否初之拔茅，與泰初同辭，蓋以匪人用事之世，取士之典，原未嘗廢。大人君子未嘗不

在○所○拔○之○中○第○君○子○之○仕○也○行○其○義○也○故○始○進○之○士○雖○未○近○君○必○先○以○正○君○爲○志○在○泰○之○初○義○亦○如○此○而○泰○初○不○言○貞○此○獨○言○貞○何○也○泰○之○時○衆○正○同○升○無○比○匪○之○嫌○至○否○之○時○小○人○植○黨○有○失○足○之○慮○其○間○或○有○急○于○功○名○而○誤○入○權○姦○之○網○羅○怵○于○禍○患○而○早○樹○與○援○于○當○路○者○志○節○一○喪○玷○辱○終○身○永○爲○聖○明○所○棄○矣○所○以○有○志○正○君○之○士○必○先○正○其○身○以○立○本○夫○匪○人○與○大○人○之○分○無○他○貞○與○不○貞○之○間○也○不○貞○則○流○入○于○匪○人○而○釀○天○下○之○否○者○卽○在○是○貞○則○可○至○于○大○人○而○亨○天○下○之○否○者○卽○在○是○故○不○獨○許○之○以○吉○又○許○之○以○亨○

使○知○以○遠○大○爲○期○而○堅○定○其○志○也○

六二包承小人吉大人否亨象曰大人否亨不亂群也

鄧伯羔曰六二居中得正佐大人休否者有包承小人之法張彥陵曰群陰正盛不可激之使無所容但能包容承順使小人獲吉卽爲大人否亨之道項安世曰當否之時非有大人之道者不能于否中致亨也入獸不亂群入鳥不亂行不緇不磷惟大人能之程敬承曰當否之時大人豈不與小人爲群哉妙在不亂耳惟不亂故定靜之中自有轉移變化之道

按卦言不利君子貞而爻一言大人之亨一言大人

之吉不以治否之事屬之君子良以否之時君子止宜儉德避難而亨否休否傾否惟大人能善處之也

二本坤體柔順中正有含弘之量故大人卽用此道

以包承小人使小人得吉而後大人之否得亨也夫

大人之秉正未嘗不與君子同但君子涇渭太明使小人自知其難容不得不張其搏擊之勢大人圭角不露使小人不見其有忤自足以消其伎害之心小

人無伎害之心而後大人有安身之地大人有安身之地而後否運有可亨之機此事理之必然者然則君子與大人分量不同在乎審所自處耳君子入小

人之群○惟懼其亂也○故儉德以全貞○而卒不○至于激○
 變○大人入小人之群○不憂其亂也○故包承以救世而○
 卒亦無損于潔身○嗚呼○使天下而皆學為君子也○則○
 誰與救天下之亂○使天下而皆學為大人也○而苟非○
 有不緇不磷之操○則先不免于自亂○而又誰與救天○
 下之亂○故曰聖人之行不同也○或遠或近○或去或不○
 去○歸潔其身而已矣○

六三○包羞○象曰○包羞○位不當也○

蘇紫溪曰○包羞亦就君子言○有含垢忍耻以待機會意○
 按三陽位也○在下之上○而以陰居之○是處于小人之

間○力不能正○不免有所委曲遷就○以冒亂羣之嫌○此○
 君子之所羞○而大人有不得不包者○蓋欲以全天下○
 之大事○勢不得惜一時之小耻也○不然○二方亨否○五○
 方休否○而三不能忍小耻以亂大謀○亦何為哉○

九四○有命○无咎○疇離祉○象曰○有命○无咎○志行也○

本義○命○謂天命○九四以陽居陰○不極其剛○故為有命○无○
 咎○而疇類三陽皆獲其福也○蔡介夫曰○九四固有命○
 矣○然非處之有道○而无咎○善類亦無由蒙福○石介司馬○
 光○尚未能盡是道○

按九四已入乾體○乾為不已之天命○否之時○三陽在

上天命未去而自四以上皆有造命之權。故以有命屬之。獨于四言之者。舉四以該五上也。然天命之去留。係于人事之臧否。必四所以處之者。盡善而無過咎。則人事得而天命歸之。不惟四享其福。而疇類三陽皆離其社矣。是則天命不可恃。而人事有可爲易之爲教。大要以人事幹旋天命。如否之九四。姤之九五。其義甚明。陸宣公奏議有云。聖旨以國家興衰。皆有天命。今遇此厄運。應不由人者。臣學識庸淺。凡是占算秘術。都不涉其源流。至于興衰大端。則嘗聞諸典籍。書曰。天視自我人視。天聽自我人聽。又曰。德惟

一。動罔不吉。德二三。動罔不凶。惟吉凶不僭在人。惟天降災祥在德。又曰。天難忱。命靡常。常厥德。保厥位。厥德靡常。九有以亡。此則天所視聽。皆由于人。天降災祥。皆考其德。非于人事之外。別有天命也。故祖伊責紂之辭曰。我生不有命在天。武王數紂之罪曰。吾有命罔懲其侮。此又捨人事而推天命。必不可之理也。易曰。自天祐之。吉无不利。仲尼以爲祐者助也。天之所助者順也。人之所助者信也。履信思乎順。又以尚賢。是以自天祐之。吉无不利。又曰。危者安其位者也。亾者保其存者也。亂者有其理者也。故君子安而

不忘危存而不忘亡。理而不忘亂。是以身安而國家可保。又曰。視履考祥。又曰。吉凶者得失之象也。夫易之爲書。窮變知化。其于性命。可謂研精及乎論天人祐助之由。辯安危理亂之故。必本于履行得失。而吉凶之報象焉。此乃天命由人。其義明矣。春秋傳曰。禍福無門。惟人所召。又曰。人受天地之中以生。所謂命也。是以有動作威儀禮義之則。以定命。能者養之以福。不能者敗以取禍。禮記引詩而釋之曰。大雅云。殷之未喪師。克配上帝。儀監于殷。峻命不易。言得衆則得國。失衆則失國也。又引書而釋之曰。康誥云。惟命

不干常言。善則得之。不善則失之。此則聖哲之意。六經會通。皆謂禍福由人。不言盛衰有命。蓋人事著于下。而天命降于上。是以事有得失。而命有吉凶。天人之間。影響相準。詩書已後。史傳相承。理亂廢興。大畧可記。人事理而天命降。亂者未之有也。人事亂而天命降。康者亦未之有也。伏惟陛下。審察時變。博詢人謀。王化聿脩。天祐自至。恐不宜推引。厄運謂爲當然。○又按象曰。有命无咎。志行也。志行。謂休否傾否之志得行也。夫初六在下。已有正君之志矣。至六二之包承。六三之包羞。亦未嘗不欲行吾志也。但位猶在

下勢未得行。惟九四處近君之地。上有陽剛中正之君。又有上九同德之助。事權既重。君子之交既合。而後其志可行。要之九四雖處得為之位。遇有為之主。然當小人道長之時。苟非以柔用剛。舉措盡善。則四既不能無僨事之咎。卽五與上亦難于幹旋矣。故必无咎而後志行也。為否之九四者。休咎所係。豈不大哉。

九五休否。大人吉。其亡其亡。繫于苞桑。象曰。大人之吉。位正當也。

程傳。五以陽剛中正之德居尊位。故能休息天下之否。

大人之吉也。否既休息。漸將反泰。不可便為安肆。當深慮遠戒。常虞否之復來。曰其亡矣。其亡矣。其繫于苞桑。謂為安固之道。如維繫于苞桑也。胡雲峯曰。否雖暫息。猶未盡傾。大人當休否之時。卽有戒懼危亡之心。其卒能傾否為泰也。固宜。鄧伯羔曰。苞桑非固結之謂。蓋卽朽索六馬之喻耳。陸宣公疏云。邦之杌隍。綿綿聯聯。若苞桑綴旒。幸而不殊者。屢矣。此得其解。苞。叢生也。叢生之桑。細而弱。不堪繫重。殊絕也。

按。匪人用事。則上下不交。而成否。然用匪人者。君也。使以陰柔居君位。則與匪人氣類相投。必且盤踞而

不可去天下之否。無休時矣。焉有陽剛中正之大人
居于此位。而猶患匪人之難去者乎。匪人去。則君子
來矣。君子來。則上下交。而志同矣。故否至九五。而始
可休也。進君子。退小人。所以休否也。否休而後。大人
始得安其位。故曰大人吉也。然豈可遂亡戒懼乎。夫
君子小人之去。留天命之所由存亡也。故戒之曰。其
亡其亡。繫于苞桑。言常以危亡為慮。則去小人。必力
而用君子。必堅上下之交。無時而不通。而後否乃可
以永息也。象曰。大人之吉。位正當也。言進君子。退小
人以休天下之否。惟居五位者。其權足以行之。蓋初
之志在君。僅有此志耳。二之包承。三之包羞。亦僅能
含垢忍耻。以待事會之來。四之志雖可行。亦必待五
而後行。至于五。而猶或不行。則天下事無可為之時。
亦無可為之人矣。故曰位正當者。猶云日中必昃。操
刀必割也。

上九。傾否。先否後喜。象曰。否終則傾。何可長也。

胡雲峯曰。九五休否。是否方休息。上九傾否。則如水之
傾。否于此盡矣。後喜之喜。又自其亡。其亡戒懼中來。
閻丘昕曰。泰之終言城復于隍。以戒之。否之終言先否
後喜。以勸之。若以否泰相乘為定數。則易不必作矣。

按上九以乾剛居否終否宜可盡去矣然上陰位也
 又上下皆相應小人于此得無有根株未斷去而復
 生者乎傾否者自強不息健以去私所以絕匪人之
 根株若除賊之傾其巢穴也蓋懲先時之否期後來
 之喜勿使小人消而復長也戒之之意深矣



離下
 乾上

同人于野亨利涉大川利君子貞

彖曰同人柔得位得中而應乎乾曰同人同人于野亨利
 涉大川乾行也文明以健中正而應君子正也唯君子為
 能通天下之志

本義同人與人同也以離遇乾火上同于天六二得位
 得中而上應九五故為同人于野謂曠遠而無私也

程傳同人者以天下大同之道无遠不同其亨可知天
 下皆同何險阻之不可濟君子之貞謂至公大同之道
 雖居千里之遠生千歲之後若合符節推而行之四海
 之廣兆民之眾莫不同小人則惟用其私意所比者雖
 非亦同所惡者雖是亦異故其所同者則為阿黨蓋其
 心不正也故同人之道利在君子之貞天下之志萬
 殊理則一也文明則能燭理故能明大同之義剛健則
 能克己故能盡大同之道然後能中正合于乾行也

周易
卷之五
三
奉義通天下之志。乃爲大同。不然。則是私情之合而已。何以致亨而利涉哉。

按萬物之生。惟人爲同類。自一家一國。以及萬方之人。未有所不同。則亦未有不求同者。有何門戶。可限宗黨。可分哉。然而同得其理者。覆載之內。凡有血氣。莫不尊親。同失其理者。一門之屬。一宗之聚。畛域分焉。戈矛起焉。是以聖人于同人之卦。特舉二五中正。相同者。示人以大同之準。若曰。凡欲同人者。第觀此二人之同心。則皆可以反而自得其所。同誠反而自得其所。同則必有聲相應。氣相求者。投我以如蘭之味。

投我以斷金之利。何患乎人之不同。而又何取乎人之妄同哉。不妄同者。非立異也。正所以慎辯乎人之所當同也。此同人之大指也。○柔得位得中而應乎乾。此言六二一陰。不與羣陽妄同。而獨以中正上應于五也。顧何以不曰應五。而曰應乾。蓋五言其位。乾言其道也。言其位。則以臣而同乎君。或有附勢而妄同者。言其道。則彼此臭味之投。有相通于勢分之外者。其交不可間。而其志不可携也。且乾道統天。廣大無外。二以中正上同乎乾。則能體行九五大同之道。不肯于方隅之內。自立門戶。自分宗黨矣。夫五之居

是位以行是道也。其欲得同心之人，與之宣布于下。蓋求之惟恐不遇也。誠有如二之得位，得中者，又曷肯捨是而他求哉？此五與二之所以必相應也。同人于野，亨利涉大川，乾行也。夫二五既以中正相同，何以于野之亨，涉川之利，必歸之乾行乎？蓋同人者，本王者所以大同天下之人也。六二得位得中，其位在下，其質本柔，豈能必天下之盡同乎我，亦豈能必天下之無妄同乎我？夫以天下之大人類之衆，風氣不齊，好尚不一，必使同文同倫，四達不悖，華夏蠻貊，罔不率俾，而後可爲于野之亨，此非九五之乾行不

能也。且其間豈無據險樹敵，分裂河山，阻我大同之化者？又豈無左道惑衆，邪說誣民，亂我大同之統者？必使廓清摧陷，化異爲同，而後可爲涉川之利。此又非九五之乾行不能也。然則同人者，必有九五之乾行，而後同之力始大同之權始一。○文明以健中正而應君子正也。唯君子爲能通天下之志，夫于野之亨，涉川之利，必有藉于九五之乾行，固也。然乾行非他，乃君子之貞也。人之生也，莫不有其正，亦莫不有其中，以求適于正，苟中正之道立于此，則必有應于彼，如二五中正相應，此臭味之投，自然而應，不約而

同者也。然苟非明足以晰，健足以行，則所謂中正者，不可得而見也。雖見及之，不可得而用也。見之而不覩其全，猶之乎不明也。用之而不抵于純，猶之乎不健也。明與健之未至，則猶有不中不正者存，未可謂君子正也。即令盡交一世之賢豪，而其間必有齟齬而不相入者。如果文明以健，中正而應，雖閉戶幽居，寡偶少徒，而有道仁人之聲氣，一一與我潛通。千聖百王之心事，一一與我冥契。故惟君子之貞為能通天下之志也。六二得此，故有以上應乎乾。九五得此，故有以下應乎二。而即有以大同天下之人，致于野。

之亨成涉川之利也。曾謂人也，而有不同乎哉。曾謂人也，而可以妄同乎哉。

象曰：天與火，同人。君子以類族辯物。

本義：天在上而火炎上，其性同也。類族辯物，所以審異而致同也。

按類族者，謂凡在此族無不相類。此人之本同者也。辯物者，以君子之貞為準，非君子之貞則不可以苟同也。

初九：同人于門，无咎。象曰：出門同人，又誰咎也。

按出門同人，六爻皆然。特于初首發其義，蓋人與人並

生于天地之間既無不同則誰為門以內者誰為門以
 外者欲求其門實不可得若立一門則萬門競立雖欲
 求同誰是可同故自其異者而觀之則一身之內有多
 門焉安所為同者乎自其同者而觀之則六合之廣無
 一門也安所為異者乎聖人既教人同人當先破除其
 門戶之見作廓然大公之觀周公曰于門原不欲使人
 自域于門內也夫子曰出門則直示人以無門可立矣
 六二同人于宗吝象曰同人于宗吝道也

本義六二雖中且正然有應于上不能大同而係于私
 吝之道也 程傳二與五為正應故曰同人于宗宗黨

也故可吝 蘇傳凡言媾者其外應也凡言宗者其同
 體也九五為媾九三為宗從媾正也從宗不正也六二
 之所欲從者媾也而宗欲得之正者遠而不相及不正
 者近而足以相困苟不能自力于難而安于易以同乎
 不正則吝矣 潘雪松曰六二文明中正之德上應九
 五此同人之所以為同也以其柔體去五尚遠而近係
 同體之陽有同人于宗之象 劉伯子曰得中而應乎
 乾二之德也于宗非二之德也戒也二乘承皆剛而又
 同體故戒之以私而進之于公與彖傳正相發非有二
 義蓋即利君子貞之旨而明告者也夫二下比于初與

三○為○私○上○應○于○五○為○公○若○以○應○五○為○吝○失○其○旨○矣○

按象傳本以六二上應九五為君子之貞而本義程傳乃以應五為吝則與卦旨相矛盾矣蘇傳甚明潘與劉說皆脗合從之無疑

九三伏戎于莽升其高陵三歲不興象曰伏戎于莽敵剛也三歲不興安行也

胡雲峯曰二與五同九三欲攘二而畏五伏戎于莽欲攻二似有畏五意升其高陵雖畏五又有顧望意五終不可敵也是以三歲不興 項氏曰言敵剛恐人誤以為攻二也 李隆山曰天下之理萃則必爭卦以同為

義而三則伏戎四則乘墉五則大師克何也二應五而三欲據之所以爭也嗚呼出而與人同至易至簡之事而乃如此故易必知險簡必知阻不學易者殆不可以涉世 蔡節齋曰安何也讀如安往之安

九四乘其墉弗克攻吉象曰乘其墉義弗克也其吉則困而反則也

本義剛不中正又無應與亦欲同于六二而為三所隔故為乘墉以攻之象然以剛居柔故有自反而不克攻之象如是則能改過而得吉也 乘其墉矣則非其力之不足也特以義之弗克而不攻耳能以義斷困而反

于法則故吉也。丘建安曰：二五正應，當同者也。而三四介乎其間，皆欲爭之，其不顧義命一也。而論其罪之輕重，則三爲甚，何也？四之乘墉，方萌窺伺之意，而三之伏戎，已見爭奪之形。四之反則，則知義之不可而止；而三之不興，則畏勢之不敵而罷。况四之所攻者三，三臣位，同人之寇也。三之所欲敵者五，五君位，同人之主也。其順逆之勢，又不侔焉。此四之吉，所以異于三之不興歟。胡雲峯曰：則者，理之不可踰者也。

九五同人先號咷而後笑，大師克相遇。象曰：同人，先以中直也。大師相遇，言相克也。

本義：五剛中正，二以柔中正相應于下，同心者也。而爲三四所隔，不得其同。然義理所同，物不得而間之，故有此象。然六二柔弱，而三四剛強，故必用大師以勝之。然後得相遇也。直，謂理直。來矣鮮曰：先者先號咷也。中直，卽中正也。言九五所以先號咷者，以中正相應，必欲同之也。相克，九五克三四也。紀聞曰：二柔不能勝三，四之剛強以同五，五剛中正能勝之，以同二。象以于野之亨，涉川之利，歸之乾行者，以此。程傳：五專以私暱應于二，而失其中正之德。人君當與天下大同，而獨私一人，非君道也。先號後笑，是私暱之情，非大同之體。二

之在下尚以同人于宗爲吝况人君乎。

按九五乾體剛健而中正六二離體柔順而中正此二人者尊卑之位不同剛柔之質不同而中正之道則同合而言之卽所謂文明以健中正而應君子之貞通天下之志者也繫辭傳曰同人先號咷而後笑子曰君子之道或出或處或默或語二人同心其利斷金同心之言其臭如蘭抑何其情之切至如此乎誠以中正之道雖人心所同然苟非明健相資深造自得者必不可得而襲取也故雖舜禹大聖必由精一允執乃能用中于民是則同人之理雖天下之大

公而同心之人實天下所難遇使有是君而無是臣將何以布大同之治于天下哉此九五之所以必求于二二之所以必歸于五相須至殷而相遇至切也且所謂同人者不同於迹而同于心故出處語默不同而心同乃真同人也彼自有針芥相投之處非他人所得而苟同則亦非他人所得而離間者故曰二人同心其利斷金言金可斷而心不可得而間也然此豈有約結使然哉蓋臭味同耳書曰至治馨香感于神明黍稷非馨明德惟馨故凡旨酒嘉肴乍嘗則以爲美而過多則厭淫聲豔色一時雖以爲歡而久

周易辨
卷之五
三

溺則倦○惟君子之道○文明以健○中正而應者○其感心
合行相得益彰○膠漆無以喻其堅○骨肉無以比其愛
可愛而亦可畏○可思而不可忘○故詩曰○未見君子○憂
心如惛○既見君子○庶幾悅懌○飢渴夢寐之懷○無間于
風雨晦明之際○是以未遇而號○既遇而笑○極千古情
人之致○無以過此○而程傳乃謂是私暱之情○非大同
之體○然則文明以健○中正而應之君子○必其無喜無
悲○不號不笑○如木偶人者○而可耶○自古君臣同心○必
有至情相感○至于中正之君○與中正之臣○明良一德
比于尋常之君臣○情誼尤殷○故元首股肱○最爲切喻

漢高一日不見蕭何○如失左右手○况三代以上之聖
主○與其當時同德之臣○其遇不遇之間○有不備極悲
歡之致者乎○惟其如是○故其任賢也○歷數十年而弗
貳其去邪也○逆諸四夷而不疑○故能使其同德之臣
推行大同之治于天下○以至華夏蠻貊○罔不率俾○有
由然也○如使未遇其人○而不知號○既遇其人○而不知
笑○是偶人而已耳○堂陛之近○漠然無情○尚能以通天
下之志耶○是五與二之同人○非止同此二人之心也○
同其所以通天下之志者○云爾○程傳乃以爲獨私一
人○豈經意哉○二五既欲同人○彼三與四○獨非人乎

周易辨
卷之五
三

其求同于二也。與五無異。其伏戎乘墉以求同也。與五之用大師以求遇者亦無異。且三居下之上。是方伯連帥之職也。求同于所屬之賢侯。固其分內之事。周之命太公也。曰五侯九伯。汝實征之。以夾輔周室。則三之興戎亦何可遽目之為寇。但二方以中正上同于五。而三乃以過剛要結于二。是道不能與二同。而勢則欲與五敵也。五不可敵。二不可要。二五之相遇也。蓋相與以蕩平正直之王道。而三乃敢設門立宗。擅行狎主齊盟之霸畧乎。以三之明。夫豈不見及此。此所以升其高陵。三歲不興也。夫不升高陵。則所

見甚狹。未免域于門與宗之內。及升其高陵。則所見廓然。知此時已無可設之門。可樹之宗矣。雖欲興戎安所得行。夫以三之強有力者。猶不能興戎以樹敵。則凡私立壇宇。自結朋徒。思以執牛耳而建赤幟者。皆已散而歸于大同之化。可知已。四居上之下。是股肱輔弼之任也。躬吐握之勞。欲以人事主。即求同于二。誰曰不可。但二業以中正上同于五。而四乃以不正求同于二。是失其所同之則。即有害于同人之義。揆之于義。既不可以勝人。而反求其則。豈無可以自處。以四之健固。當知困而自反也。此所以乘其墉弗

克攻而得吉也。墉高牆也。四自以所居高位。力足以得二之同。而不知所以求同之則。不在人而在我。誠反而自得。其中正之則。卽以之上同五。下同二。孰不可與爲如蘭。爲斷金者乎。是知同人有則失。其則則雖以天子之宰相。不得妄同于一介之士。况韋布之徒。狹其小才薄技。便欲出而與天下士通聲氣乎。宜其求通而反困也。是故聖人立教。凡同人者。必以中正之君子爲準。而中正之則。尤必以九五之乾行爲利。

上九同人于郊。无悔。象曰。同人于郊。志未得也。

按遼野者必自郊。同人于郊。既不在門與宗之內。則自無爭門戶分宗黨之悔矣。第所未合者。中正之則與君子之貞尚隔一間。未足以握大同之券。通天下之志。故曰志未得也。非荒僻無與同之謂。

三三 乾下 離上

大有元亨

象曰。大有柔得尊位大中。而上下應之。曰大有。其德剛健而文明。應乎天而時行。是以元亨。

胡震湖曰。象傳柔得尊位。句專主六五。一爻以論人君之位。能有衆陽之大。其德剛健以下。實兼上下兩體以

周易辨 卷之五
論人君之德能致元亨之治也。惟一陰居尊位。故可以全體歸之。

按一陰之卦有六。其德莫盛于大有。以其柔得尊位。大中而上下應之也。彖傳特揭大中二字。良有深意。蓋五柔主也。柔非尊位。固不足以統御上下。居尊位而德非大中。亦不足以翕受羣剛。凡柔居五位者。皆得言中。然其中也。專主一事而言。如蒙五之求師。師五之任將。是也。且多有不足之患。如豫五之貞疾。恒五之從婦。是也。此皆不可言大中。惟大有之五。虛中任賢。翕受衆善。是以能成大中之德。德至于大中。則

不專主一事之中。而事事歸于盡善。無復有不足之患矣。所以上下羣剛同心相應。若百川之赴大壑。衆星之拱北辰也。剛爲大德。五能有之。故曰大有。其德卽大中之德也。必剛健文明。應天時行。方可言大。中。夫離之文明。乾之剛健。上下二體各自爲德。惟六五居尊。執柔虛以受益。惟善是從。故二體之德兼備于一身。旣剛健而又文明也。天者順理而無私者也。如堯用舜禹。去四凶。一順乎理之當然。不雜以一毫私好私惡。所謂天也。五文明足以燭理。剛健足以去私。此所以能應乎天也。時行者因時順應。輕重緩急。

各當其可。不膠于一轍。不滯于一偏。如此則凡所施
為。莫不大善而亨通。故曰元亨。

象曰：火在天上，大有。君子以遏惡揚善，順天休命。

本義：火在天上，所照者廣，為大有之象。所有既大，無以
治之，則釁孽萌于其間矣。天命有善而無惡，故遏惡揚
善，所以順天。反之于身，亦若是而已矣。朱子曰：凡物
須是自家照見得，方見得有。若不照見，則有無不可知。
何名為有？楊誠齋曰：天討有罪，吾遏之以天。天命有
德，吾揚之以天。吾無與焉。此舜禹有天下而不與也。故
曰：順天休命。

按：火在天上，為大有。蓋照見其所有者，火之明也。知
其所有而能自強不息者，天之健也。即所謂剛健文
明也。遏惡揚善，順天休命，即所謂應天時行也。彖傳
統論主德之全，故不專指一事。大象以人主御世之
大權，轉移人心之大用，莫重于遏揚二者，故特揭而
言之。

初九：無交害，匪咎，艱則死。咎象曰：大有初九，无交害也。

程傳：大凡富有，鮮不為害。處富有而不能思艱兢畏，則
驕侈之心生，所以有咎。胡雲峯曰：富者怨之府，故當
大有之時，反易有咎。初陽在下，未與物接，所以未涉于

害何咎之有。然以爲匪咎而以易心處之。反有咎矣。无交害。大有之初如此。艱則无咎。大有自初至終。皆當如此。

按爻辭于上九盛稱其吉利。而于初九則先已慮其交害。蓋害與利不兩立。必始終不交于害。乃能全有其吉利耳。然害何從生。生于私其所有也。大有之初九所以无交害者。蓋在初則時方卑約。而驕侈之念不生。九則剛能勝私。而紛華之習不染。故夫子不別贅一詞。而直贊之曰。大有初九无交害也。然當大有之時。苟不能操心慮患。而以慢易之心處之。則未有

不私其所有者。一私其所有。而沒溺于其中。則利之所在。害必隨之。旋且喪其所有矣。此周公所以又有艱則无咎之戒。

九二大車以載。有攸往。无咎。象曰。大車以載。積中不败也。程傳。九以陽剛居二。爲六五之君所倚任。剛健則才勝。居柔則謙順。得中則无過。其才如此。所以能勝大有之任。如大車之材。強壯能勝載重物也。可以任重行遠。故有攸往而无咎。王註。健不違中。爲五所任。任重不危。致遠不泥。故往而无咎。胡雲峯曰。坤爲大輿。九二體乾。而曰大車者。輿指軫之方。而能載者言。車則以其全。

體而言引之以馬之健。行之以輪之圓。皆乾象也。况九二以剛居柔。柔則其虛足以受剛。則其健足以行。有大車象得應乎五。載上之象有所往而如是。可以无咎。不曰吉者。大臣任天下之重。職當如此也。僅得无咎。處大有之難如此。湯霍林曰。剛中之德。充積于中。足以負荷大任而不敗。

按六五大中之德。能使上下皆應。九二則五之正應也。凡五所當行之事。二皆以身任之。而二以剛健得中。中德充積。有以上配大中之主。其能應天時行。亦與五同。故攸往不敗。苟非積中。則所行不能無偏。如

王荆公之執拘任情。司馬溫公之矯枉過正。焉得不敗。

九三公用亨于天子。小人弗克。象曰。公用亨于天子。小人

害也。亨作享

本義。亨。謂朝獻也。九三居下之上。公侯之象。上有六五之君。虛中下賢。故為亨于天子之象。小人無剛正之德。則不能也。程傳。天子居天下之重。率土之濱。莫非王臣。在下者何敢專其有。自古諸侯能守臣節。忠順奉上者。則蕃養其眾。以為王之屏翰。豐殖其財。以待上之徵賦。若小人處之。則不知為臣奉上之道。以其所有為已。

周易辨
卷之五
之私。民衆財豐，則反擅其富強，益爲不順。是小人大有則爲害，又大有爲小人之害也。

按尚書洛誥，周公告成王以統御諸侯之道，曰：汝其敬識百辟享，亦識其有不享。享多儀，儀不及物，惟曰不享，惟不役志于享。此言王者統御諸侯，必先識其向背，所以能識其向背，非用智而任術也。敬而已，敬則是心常存，無憎愛之私，故能識其享之誠與不誠。享不在幣而在禮，禮者恭敬爲本，而節文以將之，是也。幣有餘而禮不足，惟曰不享，如春秋諸侯事霸王，但供其求而霸王亦不計其心之誠與不誠。周公以

爲百辟雖來而心不享，此王者之所當察而躬自省者。不待不朝而後見也，曰不役志于享，則外猶享也。而慢上之心已見，僭侮之端已形，此知幾者所蚤見也。九三剛正，能謹守侯度，不私其所有，以誠享上，是能役志于享者。故曰公用亨于天子，小人不知此義，是以不克。然六五秉大中之德，凡公侯之享與不享，自能敬識之，以反己自脩，而兼行遏揚之大法。當此之時，亦何容有僭侮不臣之侯國哉？此小人所以自取其害也。

九四匪其彭，无咎。象曰：匪其彭，无咎，明辯晰也。

胡雲峯曰。大有皆六五之有也。六五在上。而九四以剛近之。有僭逼之嫌。必不有其大。而後可以无咎。當大有之時。而不有其大。非明者不能。程傳。彭盛多之貌。鄭東谷曰。明不能燭理。智不能慮遠。以其盛多者而震之。必非柔中之君所能安也。四有明辯之哲。必匪其朋。然後免于咎。

按乾之三陽。上應于五。必由四以進。四位高權。降凡人于此。鮮不侈然自大者。九四剛明于利害之幾。盈謙之理。辯之甚哲。故能不有其彭。如伊尹辭寵利。周公遜碩膚是也。無欲而不撓于物。如神龍然。何增繳。

之可加。所以无咎。又按匪其彭。謂彭原非其所有也。若視以為本有。而勉為挹損。豈能超然于勢利之外。

六五厥孚交如。威如吉。象曰。厥孚交如。信以發志也。威如之吉。易而无備也。

楊誠齋曰。六五大有之主也。離明而晦之。以陰虛中而執之。以柔專任誠信。故能感發上下之志。君臣之孚。不約而自堅。道義之威。不猛而自洽。蘇傳。處羣剛之間。而獨用柔。无備之甚者也。此柔而能威者何也。以其无備。知其有餘也。夫備生于不足。不足之形見于外。則威

按本義云太柔則廢當以威濟之又云太柔則人將易之而無畏備之心似矣然未有天子德備大中群賢交贊而猶不足于威者也威從厥孚交如而生是以坦易无備而天下畏之故曰易而无備也蘇傳云以其无備知其有餘斯得之矣

上九自天祐之吉无不利象曰大有上九自天祐也

按上九之所以得天祐者爻與象皆未明言至繫辭傳釋之曰祐者助也天之所助者順也人之所助者信也履信思乎順又以尚賢也是以自天祐之吉无不利夫

大有之時六五虛中以致上下羣剛之助此人之所知也至于上九領袖羣剛以輔成六五大中之德此或非人所能知也故夫子特以信順尚賢表明之凡當大有之時處人臣之極地自非盛德之至則必有虛夸而不信驕亢而不順媚嫉而不能尚賢者矣今上九秉德光明誠信昭著此履信也執柔守謙處亢能下此思順也又能尊賢樂善汲引羣剛或同明相照或同德相援此尚賢也凡此皆上九所以致六五之孚成大中之德者是六五一人之福上九實有以致之而上九若無預焉功名讓之衆正而已不居福祚歸之大君而已不與自

古○人○臣○高○致○妙○用○無○以○過○此○此○所○以○自○天○祐○之○吉○无○不○
利○也○大○畜○之○上○九○亦○有○尚○賢○之○事○謂○其○尊○尚○在○下○之○三○
陽○也○則○大○有○上○九○之○尚○賢○義○亦○如○此○本○義○以○下○從○六○五○
為○尚○賢○則○後○世○大○臣○阿○諛○順○從○以○容○悅○為○事○者○有○以○藉○
口○矣○且○何○以○為○推○賢○讓○能○休○休○有○容○者○勸○哉○

男 方至 壽增 校

周易辯卷之五終

周易辯卷之六

吳郡 浦龍淵 潛夫 著

☷☷☷ 艮下
☷☷☷ 坤上

謙亨君子有終

彖曰謙亨天道下濟而光明地道卑而上行天道虧盈而
益謙地道變盈而流謙鬼神害盈而福謙人道惡盈而好
謙謙尊而光卑而不可踰君子之終也

程傳序卦有大者不可以盈故受之以謙山高大之物
而居地之下謙之象也以崇高之德而處卑能下謙之
義也○有其德而不居謂之謙人以謙自處何往而不亨

王童溪曰。天氣下降以濟物。天之謙也。其化育之功。光明著見。則天之亨也。地勢卑順。處物之下。地之謙也。其氣上行以交于天。則地之亨也。蔡節齋曰。虧盈益謙以氣言。日月陰陽是也。變盈流謙以形言。山谷川澤是也。害盈福謙以理言。災祥禍福是也。惡盈好謙以情言。予奪進退是也。朱子曰。能謙則位處尊而德愈光。位雖卑而莫能踰。如古聖賢之君。以謙下人。則愈尊而愈光。若驕奢自大。則雖尊而不光。蘇傳。謙尊而光。卑而不可喻。此所以爲君子有終也。不于其終觀之。則爭而得謙而失者。蓋有之矣。惟相要于究極。然後知謙之

必勝也。

按謙之爲義。始見于義易。再見于虞書。益贊于禹曰。滿招損謙受益。時乃天道。惟其招損。所以不可自滿。惟其受益。所以不可不謙。唐虞君臣皆深明此義。交相戒勉。始終以謙德自持。如舜稱堯稽于衆。舍己從人。不虐無告。不廢困窮。以此受天眷命。爲天下君。稱禹不自滿。假不矜不伐。天下莫與爭其功能。以至終陟元后。則謙受益之明效也。禹稱丹朱以傲慢而殄厥世。有苗以侮慢自賢。致民棄不保。天降之咎。則滿招損之明效也。及禹奉命征苗。聽益之教。班師脩德。

而有苗格則又謙受益之明效也。謙之亨且有終。至理昭著。可見于前事者如此。厥後仲虺告湯曰。德日新。萬邦惟懷。志自滿。九族乃離。又曰。能自得師者王。謂人莫己若者亡。好問則裕。自用則小。傳說告高宗曰。有其善。喪厥善。矜其能。喪厥功。與虞書之意無異。至文王繫易以五字括之曰。謙亨。君子有終。夫子推言天地神人同此一道。以見盈之所以必招損。謙之所以必受益。其道斷乎不爽。則自天子之尊。以至士庶之卑。舍謙之一字。更無持身處世之法矣。故曰。謙德之柄也。柄以舉物。謙以進德。君子終身持之。不敢

失。墜存心愈謙。則受益愈多。是以位尊者愈光。位卑者人亦莫能踰也。由此言之。人患不能下人耳。誠能下人。未有不高出于人上者也。

象曰。地中有山。謙。君子以裒多益寡。稱物平施。

本義。以卑蘊高。謙之象也。馮厚齋曰。裒多益寡。稱物平施。乃君子治一世使謙之象。

按謙取地中有山之象。以見謙非德厚者不能也。薄德之人。淺衷小器。其心易盈。豈能勞而不伐。有功而不德。君子之德厚也。如地。其有功勞于天下也。如山。山雖隆起于地上。似乎至高。然在地上者。有限。在地

中者無窮而惟地之廣厚有以蘊之故雖有至高之山而自大地視之藐乎不覺其爲高也此與厚德君子功勞蓋世人見爲多而君子自視寂若無有者殆無以異君子之謙所以亨且有終者蓋深體此象而能然也既以此治身卽以此治世所謂裒多益寡稱物平施及爻中行師伐國正王者治一世使謙之事卽虧盈益謙之意也然盈者不能治盈惟謙者乃能治盈如舜禹以謙受益而苗民咸格正以我心能自挹損故彼意亦退然自下若君子不能自謙豈有能治一世使謙之理若秦皇漢武以驕盈之氣用師侵

伐則虛內事外海內蕭然所得豈能償所失哉

初六謙謙君子用涉大川吉象曰謙謙君子卑以自牧也
本義以柔處下謙之至也君子之行也以此涉難何往不濟 張南軒曰牧如牧牛羊使之馴伏方可言謙

按謙謙君子所以涉大川而吉者何也試觀驕盈之人妄自尊大凌人傲物卽語言嘻笑之間皆可以作風波而召禍患則知謙謙君子卑以自牧者雖處風波震撼之中自能化險爲夷轉禍爲福何吉如之蓋險難不生于世路而生于己之勝心客氣者多也

六二鳴謙貞吉象曰鳴謙貞吉中心得也

蘇傳雄鳴則雌應故易以陰陽唱和寄之于鳴謙之所
 以為謙者三也其謙也以勞故聞其風被其澤者莫不
 相從于謙六二其鄰也上六其配也故皆和之而鳴于
 謙而六二又以陰居中雖微九三其有不謙乎故曰鳴
 謙又曰貞吉鳴以言其和于三貞以言其出于性也
 按鳴謙之義惟蘇傳最為得情良以勲德大臣謙讓
 不伐則一時風聲所感莫不和鳴相應以成其謙有
 百僚師師濟濟相讓之意然苟非中心有得即勉為
 謙讓不能持久而有終朱子云太虛中本無物事業
 功勞于我何有此心體之本然也六二中正有得于

心體之本然其鳴謙也豈可以聲音笑貌為哉

九三勞謙君子有終吉象曰勞謙君子萬民服也

楊氏曰所以能成天下之功者非剛明之才不可也三
 以剛明之才上為君所任下為眾所倚信勞而有功矣
 程傳樂高喜勝人之常情平時能謙固已難矣况于
 有功勞可尊乎雖使知謙之善勉而為之若矜負之心
 不忘則不能常久欲其有終不可得也 楊誠齋曰萬
 民服者非服其勞也服其勞而能謙謙而有終也

按謙之六爻止言其謙而不言其所以能謙夫子于
 繫辭傳釋謙九三爻辭曰勞而不伐有功而不德厚

之至也。唯德厚之至，故不自覺其功之盛。唯地厚之至，故不復覺其山之高。夫子此言，適合地中有山之象。蓋申明九三之所以能謙也。自古功臣，令終者鮮。皆由器小，易盈。恃功驕恣，失于謙讓，所致太史公曰：假令韓信學道謙讓，不伐己功，庶幾哉于漢家勲。可。以比周召太公之徒，後世血食矣。故謙則終吉，不謙則終凶。出乎此，即入乎彼。其間不容髮也。夫子曰：致恭以存其位，非獨贊辭實戒辭也。

六四，无不利。撝謙，象曰：无不利，撝謙，不違則也。

程傳：撝，施布之象。如人手之撝也。本義：柔而得正，上

而能下，其占无不利矣。然居九三之上，故戒以更當發揮其謙，以示不敢自安之意。

按象以六四之撝謙為不違則，解之者曰：施布其謙，但未解如何為施布，如何為不違則。蓋以人事君乃大臣之法則也。周書紀成王訓勅大臣之言曰：推賢讓能，庶官乃和。此正撝謙之實事。六四居近君之位，在勞臣之上，當撝布其謙，以推賢讓能為務。使勞臣益得展其功烈，庶有以和合庶官之心，不失休休有容之度。此所謂不違則也。不然，則與偽謙恭者何異。六五，不富以其鄰，利用侵伐，无不利。象曰：利用侵伐，征不

服也。

按惡盈好謙者天地神人之所同也。天子以一人爲天地神人之主，必能馴服天下之心，使同歸于謙。而後天下平，而後天地神人之心無所不順。六五居尊執柔，以謙受益，爲衆所歸，不必權力富厚，而自能左右其鄰，使剛柔皆樂爲之用。故曰：不富以其鄰，鄰謂上下諸爻以之者，非以力服之，以謙服之也。于是收合羣鄰之心，以侵伐不服之國，以衆加寡，以至順伐不順，何往不利。侵伐凶事，且利，況于他事，又何不利。王者以謙道治天下，其效如此。此所謂裒多益寡，稱物平施，治一世使謙之

事也。或謂謙者常失之于弱，須以威武濟之。此不知謙道者也。觀于初六之謙，可涉大川。六五上六之謙，可行師伐國。是天下之至強，無以過乎謙者也。不然，聖人亦何利于謙，而諄諄教人以趨于弱乎。

上六鳴謙，利用行師，征邑國。象曰：鳴謙，志未得也。可用行師，征邑國也。

按上六鳴謙，與六二同。夫子何以云志未得。蓋上六以九三勞臣在下而已，以無功而踞高位，此其志之所不安也。惟不安，故深致其謙。以下三而得三之心力也。愈固，是以利用行師，征邑國也。經文無不足于上六之詞。

周易卷之六
本義乃謂上六陰柔无位才力不足故其志未得而至
于行師然亦適足以治其私邑而已愚竊以爲自古行
師必命卿爲將如禹益征苗胤侯征扈太公周公方叔
召虎之出征及春秋列國用兵三軍將佐皆命卿爲之
未有用無位之人以行師伐國者安得以上六爲无位
乎小者爲邑大者爲國凡有不服皆所當征經文明言
征邑國而本義以爲治其私邑而已未知何據

坤下
震上

豫利建侯行師

彖曰豫剛應而志行順以動豫豫順以動故天地如之而

况建侯行師乎天地以順動故日月不過而四時不忒聖
人以順動則刑罰濇而民服豫之時義大矣哉

本義豫和樂也人心和樂以應其上九四一陽上下
應之其志得行又以坤遇震爲順以動故其卦爲豫而
利以立君用師也胡雲峯曰建萬國統太衆非順理
而動使人心皆和樂而從不可也

按豫惟九四一剛位居近地上爲六五所任下爲衆
陰所宗能以震動有爲之才達羣陰凝滯之氣暢一
人之德意收萬國之歡心此四之所以得行其志而
成豫也彖傳云剛應而志行爻辭云由豫大有得皆

主九四而言也。求之隆古，惟舜禹伊周柄用之日，功成之後，足以當之。其時建國親侯，則萬邦協和，興師伐罪，則室家相慶。所謂利建侯行師，明效彰彰可觀矣。夫子贊易至此，特惓惓于順動之義，謂四之所以得行其志而成豫者，惟其順以動故也。順以動者，謂順理而動，不以私害公，不以利傷義也。又順序而動，無緩其所急，不凌節而施也。此皆所以致豫之道也。夫既以順動而致豫，則所以保此豫者，可或一日而忘其順動乎？然人情當未豫之時，兢兢焉以求順動者有矣。至已豫之後，凡所動作，往往逆理悖常，顛倒

失序者何也？忘其和樂之所由，耽于逸豫而不返也。若已豫之後，仍能順動，此則清明在躬，志氣如神，以此贊天地之化育，天地且莫之能違焉。有建侯而侯不順軌，行師而師不順令者乎？益之告舜也曰：儆戒無虞，罔失法度，罔遊于佚，罔淫于樂。任賢勿貳，去邪勿疑，罔違道以干百姓之譽，罔拂百姓以從己之欲。此皆順動于已豫之後者也。舜之時，天下之民財已阜矣，愠已解矣，可謂至豫矣。豫則逸樂易縱也，法度易弛也。失法度而縱逸樂，則心志昏而賢否混，任賢必不專，去邪必不果，而違道干譽，拂人從欲之事紛

然雜出矣。以舜之爲君也。禹臯之爲臣也。而益猶諄諄告戒。若此。可見既豫之後。順動爲難。豫之時義。順動爲大。若既豫之後。仍能順動。此道符于天地。行合于聖人者也。故曰。天地以順動。故日月不過。而四時不忒。聖人以順動。則刑罰清而民服。苟刑清而民服。則兵革不動。諸侯親服。而萬邦和寧矣。豫之時義。豈不大哉。夫子一則曰。順以動。豫。謂以順動而致豫也。再則曰。豫。順以動。謂已豫之後。仍以順動而保豫也。一篇之中。三致意焉。豫之時義。孰大于此。

象曰。雷出地奮。豫。先王以作樂崇德。殷薦之上帝。以配祖

考。

程傳。雷者。陽氣奮發。陰陽相薄而成聲也。陽始潛閉地中。及其動而奮發。則通暢和豫。故爲豫。潘瓜山曰。樂之爲用。朝覲聘享祭祀。各有所主。惟郊祀上帝。則大合古今衆樂而奏之。大司樂圜丘之奏。樂極九變是也。故曰。殷薦郊祀。后稷以配天。配以祖也。宗祀文王于明堂。以配上帝。配以考也。

按諸家疏解。但言作樂。而于崇德二字。未見發明。愚以爲崇德者。樂之情而豫之本也。今以孟子之言推之。孟子曰。舜盡事親之道。而瞽瞍底豫。又曰。樂之實

樂斯二者樂則生矣。生則烏可已也。烏可已則不知足之蹈之。手之舞之。此樂之所以自崇其德者也。百姓聞王鐘鼓之聲。管籥之音。舉欣欣然有喜色。而相告曰。吾王庶幾無疾病。與此樂之合。百姓以崇其德者也。以此薦上帝。配祖考。是以上帝降康。祖考來格。故書曰。八音克諧。無相奪倫。神人以和。此之謂崇德。此之謂得樂之情。知豫之本。不然穢德彰聞。萬民愁怨。縱有驩虞小惠。未能徧德羣黎。則幽明之間。正多遺憾。雖合古今盛樂而奏之。上帝其能歆享乎。祖考其能悅豫乎。

初六。鳴豫。凶。象曰。初六鳴豫。志窮凶也。

本義。陰柔小人。上有強援。得時主事。故不勝其豫。而以自鳴。凶之道也。卦之得名。本為和樂。然卦辭為眾樂之義。爻辭除九四與卦同。外皆為自樂。所以有吉凶之異。胡雲峯曰。志不可滿。樂不可極。初位卑材弱。當豫之初。而志已滿。極凶可知也。

六二。介于石。不終日。貞吉。象曰。不終日貞吉。以中正也。

本義。豫雖主樂。然易以溺人。溺則反而憂矣。卦獨此爻中而得正。是上下皆溺于豫。而獨能以中正自守。其介如石也。其德安靜而堅確。故其思慮明審。不俟終日而

見凡事之幾微也。大學曰：安而後能慮，慮而後能得意。正如此則正而吉矣。程傳：中正故其守堅，而能辨之速，去之早。爻言六二處豫之道，爲教之意深矣。蘇紫溪曰：不終日，只是不久安于豫之意。凡人之所溺而不返者，彼若不能以頃刻安也。蓋衆人慮淺，故成而有渝。其悟也在事後，君子識微，故不遑逸豫，其覺也在幾先。夫是之謂見幾而作，不俟終日。夫子所以極贊其知幾之妙也。

按繫辭傳曰：知幾其神乎？君子上交不諂，下交不瀆，其知幾乎？幾者，動之微，吉之先見者也。君子見幾而

作，不俟終日。易曰：介于石，不終日貞吉。介如石焉。寧用終日，斷可識矣。君子知微知彰，知柔知剛，萬夫之望。當豫之時，凡在九四之上下者，皆有耽于逸樂之患。故上交則阿附以求豫，而爲諂；下交則狎昵以適情，而爲瀆。如鳴豫之初，盱豫之三，此上交而諂者也。貞疾之五，冥豫之上，此下交而瀆者也。惟六二介然守正，不溺于豫，是以心志清明，而諂與瀆無自生焉。此知幾之神，養之于寧靜之中，灼然前知而不惑者也。夫吉凶之未著者爲微，已著者爲彰。操持之堅定，不易者爲剛，其荏苒易溺者爲柔。于此皆能前知之。

而執中秉正介石不移則其神智出于幾先足以開
導羣迷師帥天下故曰萬夫之望象所謂順動者必
有○此○先○見○之○明○靜○安○之○慮○而○後○能○也○聖○人○為○處○豫○者
示○之○極○則○如○此○

六三。盱豫悔。遲有悔。象曰。盱豫有悔。位不當也。

本義。盱。上視也。陰不中正而近于四。四為卦主。故六三
上視于四而下溺于豫。宜有悔者也。其占為事當速悔。
若悔之遲。則必有悔也。問。上視于四而下溺于豫。其
義如何。朱子曰。此如人趨時附勢以得富貴而自以為
樂者也。胡雲峯曰。二中而得正。三陰不中正。故盱豫

與○介○石○相○反○遲○與○不○終○日○相○反○張中溪曰。六三一爻。

凡兩言悔。始則示人以致悔之端。終則勉人以改過之
悔。程傳。處身不正。進退有悔。當如之何在。正身而已。
君子處己有道。以禮制心。雖處豫時。不失中正。故无悔。
九四。由豫大有得。勿疑。朋盍簪。象曰。由豫大有得。志大行
也。

程傳。四大臣之位。六五之君順從之。以陽剛而任上之
事。豫之所由。故云由豫。大有得。言得大行其志。以致天
下之豫也。四承柔弱之君。而當天下之任。危疑之地也。
獨當上之倚任。而下無同德之助。所以疑也。惟當盡其

至誠勿有疑慮則朋類自當盍聚何患乎無助也簪取聚髮也。

按九四所謂剛應而志行者天下之豫皆由於四然四之致豫必非一手一足之力故其要在得朋得朋之要在去疑四居陰有疑象疑心一生則朋散而成孤立之形豈得大行其志勿疑朋盍簪此戒四之辭也然諸陰之所以不見疑于四者全在不溺于豫如鳴豫盱豫冥豫皆溺于豫者也必如六二之介石則四乃不疑此戒諸陰之辭也六爻相成之道如此聖人一一指示使天下後世當致豫之大任者必如

九○四○之○勿○疑○而○後○可○以○得○衆○朋○之○樂○助○享○豫○順○之○成○業○者○必○如○六○二○之○介○石○而○後○可○以○當○盍○簪○之○良○朋○

六五貞疾恒不死象曰六五貞疾乘剛也恒不死中未亡也。

馮厚齋曰貞疾猶痼疾也六五陰柔當豫之時上下耽于逸樂以天下之事天下之才盡付九四大臣而慢不省此貞疾之證也胡雲峯曰易之言疾者四曰无妄之疾勿藥有喜曰損其疾使遄有喜曰介疾有喜皆言疾之愈而可喜此言貞疾僅得不死耳未可喜也豫最易以溺人六二柔中且正能不終日而去之六五陰柔

不正未免溺于豫而有疾。猶得不死者。中未亡也。人莫不生于憂患。死于安樂。以六五之中。僅得不死。然則初之鳴三之盱上之冥。其不中者。皆非生道矣。程傳六五以陰柔居君位。當豫之時。沉溺于豫。不能自立者也。權之所主。眾之所歸。皆在于四。四之陽剛得眾。非耽惑柔弱之君所能制也。人君致危亡之道。非一。而以豫為多在四本無失。故于四言大臣任天下之事之義。于五則言柔弱居尊不能自立。威權去己之義。若五不失君道而四主于豫。乃是任得其人。安享其福。如太甲成王也。吳臨川曰。乘剛而有衰弱之疾。則無以御其下矣。

當上卦之中。則位與號猶未亡也。周雖微弱。亦以久存。此爻似之。

按中未亡言中德。非言位號。五中德未亡。猶得以禹益之戒。逸樂周公之戒。無逸告之。而使自拔于沉迷。豈特不死。且可以去疾。而有喜。蓋六五柔中之主任賢圖治。本亦無疾。但當上下方豫之時。恐有耽于逸樂之患。聖人見疾于未形。故為危言以示戒。此正所謂知幾之神。欲人主無死于安樂。云爾。豈以其位號僅存為中未亡乎。至于衰周之主。大勢已去。位號僅存。一切建侯行師之事。天子不復能有所舉行。不過

賴先王遺澤以延一線併不足以言中未亡矣

上六冥豫成有渝无咎象曰冥豫在上何可長也

本義以陰柔居豫極為昏冥于豫之象以其動體故又為其事雖成而能有渝之象如是則能補過而无咎所以廣遷善之門也

按冥豫與知幾相反知則不冥冥則不知凡人以豫為成業可以長享而不壞而不知樂極生悲敗且立見以上六動體能變故猶有渝上既渝矣猶可以療五之疾速三之悔去初之凶不特自開其冥而已也良以上之所居為師尹具瞻之位有弼亮天子表率

百僚之責若以豫自迷溺而不醒則將胥天下而為長夜矣咎可勝言哉故曰冥豫在上何可長也括在上二字自有關係不可畧過



震下 兌上

隨元亨利貞无咎

象曰隨剛來而下柔動而說隨大亨貞无咎而天下隨時隨時之義大矣哉

程傳以卦變言之乾之上來居坤之下陽來下于陰陰必悅隨為隨之義本義已能隨物物來隨已彼此相從其通易矣故為元亨然必利于貞乃得无咎若所隨

不貞則雖大亨而不免于有咎矣。張中溪曰：隨之道，利于貞正，不正則為詭隨。雖大亨而有咎，故必大亨而利于正，然後无咎，亦猶影之隨形，響之應聲也。程傳：不能亨，不得正，則非可隨之道，豈能使天下隨之？天下所隨者，時也。故云：天下隨時，君子之道隨時而動，從宜適變，不可為典要，非造道之深，知幾能權者，不能與于此也。故曰：隨時之義大矣哉。

象曰：澤中有雷，隨。君子以嚮晦入宴息。

本義：雷藏澤中，隨時休息。程傳：君子晝不居內，夜不居外，隨時之宜也。張南軒曰：隨者，順理而行，如嚮晦。

則入宴息，特舉一事之著者言之耳。

按：夫子于隨之象，象總發明隨時之義。夫隨之所以大亨而无咎者，以所隨之得其正故也。然何以不曰從正而曰隨時？蓋正合平時之宜，則隨乃盡乎正之利也。時之有古今也，猶其有晝夜也。日出而羣動皆作，則以明作為正；日入而羣動皆息，則以宴息為正。由此推之，細而至于語默一嘖笑，大而至于政事之張弛、賞罰之先後、禮樂之質文、制用之豐儉，各順乎其時而變通以行，其正是以動而可悅，而天下之相隨者皆相依于不可解之天，維繫而不忍捨也。苟

周易辨
卷之六
泥于正而不適于時是猶以晝之所行而施于夜以
夜之所息而施于晝則非其時矣非其時即非其正
矣。天下其孰能隨之故隨時之義甚大自非精義人
神之君子不能晰之至微而處之至當也。聖人欲條
舉其事以示人而不可勝舉也。故即嚮晦入宴息之
一端以示之。若曰所謂時者猶日之有晦而所謂隨
時者猶晦之有宴息也。苟明于此一端而其餘可以
類推矣。自六爻言之以剛居尊得中得正曲盡隨時
之義者莫如九五。故自初九以至上六義皆以隨五
爲正云。

初九官有渝貞吉出門交有功象曰官有渝從正吉也出
門交有功不失也。

按官者主守之謂渝變也。初九之正應在四是四爲初
之主守初之所當隨也。然當隨之時五爲隨主以中正
居尊得天下之隨則初當變其所主而上隨于五乃爲
得正而吉。故曰官有渝貞吉。若六二六三不能往隨于
五而就近相係則隨時之義不明所隨不得其正不足
以爲吉矣。初既不隨四亦不與二三相係而徑往從五
是爲出門以交交得其正則正之所在即官之所在雖
渝變其所守適以見其勇于從義也。初居卑位而能杜

私門之朋黨明遵王之大義初之功良不淺矣故曰出門交有功功在出門謂不係二三也吉在渝謂不隨四也

六二係小子失丈夫象曰係小子弗兼與也

胡雲峯曰小子初陽在下象丈夫五陽在上象六二以初陽在近而係之則五陽雖正應必失之矣楊氏曰

以剛隨人者謂之隨以柔隨人者謂之係剛有以自立而柔不足以自立也故初九九四九五不言係而六二

六三上六皆言係也吳臨川曰二之中正非必果背

五而向初也但以其近比易于牽係倘若係此則必失

彼二者弗能兼與也故爻辭示戒云

按復之六二以從初為下仁則隨之六二下係于初

亦未可謂所隨之不正也春秋諸侯初即位例稱小

子初九以剛居剛本非不正特以其在下故稱為小

子耳但隨之時九五中正居尊為隨之主上下諸爻

皆以隨五為從正即初九亦越四而隨之况六二本

其正應乎但二柔恐其近係不能遠隨故戒之與同

人之戒六二意正相符

六三係丈夫失小子隨有求得利居貞象曰係丈夫志舍下也

本義丈夫謂九四小子亦謂初也三近係四而失于初其象與六二正相反四陽當任而已隨之有求必得然非正應有不正而為邪媚之嫌故又戒以居貞也徐進齋曰以六居三不正也以九居四亦不正也以不正相比必至于詭隨故以居貞為利 胡雲峯曰士之病莫大于有所求三之于四不可以有求必得之故而妄有不正之求也故戒之

按象曰係丈夫志舍下也三之志于何處見之即于其隨有求得處見之也蓋三以初在下非當事之人不若四之當任者可以有求必得故舍初而係四也

三陰柔不中正雖係丈夫亦從勢利起見非真從正也故教以利居貞謂以從五為居貞也從五則得會極遵王之正義故利係四則涉大臣植黨之私情于義為不正故不可居也

九四隨有獲貞凶有孚在道以明何咎象曰隨有獲其義凶也有孚在道明功也

程傳九四以陽剛之才處近君之位若干隨有獲則雖正亦凶有獲謂得天下之心隨于己為臣之道當使恩威一出於上衆心皆隨于君若人心從己危疑之道也故凶居此地者奈何惟孚誠積于中動為合於道以明

哲處之則又何咎古之人有行之者伊尹周公孔明是也皆德及于民而民隨之其得民之隨所以成其君之功致其國之安其至誠積于中是有孚也其所施爲無不中道在道也惟其明哲故能如是以明也是以下信而上不疑位極而無逼上之嫌勢重而無專權之過非聖人大賢則不能也其次如唐之郭子儀威震主而主不疑亦由中有孚誠而處無甚失也非明哲能如是乎郭白雲曰六三隨有求得隨人而有得也九四隨有獲以得人之隨爲獲也

九五孚于嘉吉象曰孚于嘉位正中也

張中溪曰九五居正中之位而下得六二之正應中正相孚善莫大焉象曰大亨貞无咎而天下隨時九五足以當之也

按九五以剛居尊得中得正能曲盡隨時之義者此宜于天下之才無所不兼收天下之善無所不孚契如出門之初在道之四與維係之上六無不與五相孚者何獨以孚于六二之嘉爲吉乎蓋九五位在正中則必取天下之正中者以立隨時之準而後可以兼衆善而無弊故以六二之柔中配九五之剛中嘉偶定于是而皇極卽建于是天下臣民雖欲不隨之

而不可得矣。然五何以不言隨而言孚？蓋孚乃所以為隨也。隨而不孚，是貌相從而心不固也。人主處至尊之位，其勢與天下疏，苟不能推其誠心與天下相信，又何以使天下之隨之者？至于係之維之固結而不可解乎。

上六拘係之，乃從維之。王用亨于西山，象曰：拘係之上窮也。

本義：居隨之極，隨之固結而不可解者也。誠意之極，可通神明。故其占為王用亨于西山。胡雲峯曰：窮之義一。爾豫之初，曰志窮惡其人，欲沉溺而不可脫也。隨之

終曰上窮，喜其人心固結而不可解也。

按九五以正中之德為天下所隨，非獨遵王之義有所不可違，亦以至善所歸，有所不容貳也。初九處下最遠，且當出門以交，况上六居高位在近地，舍五將安歸乎？此所以係之維之固結而不可解也。王者既以至善見孚于人心，即以此孚信上達于天神，故用亨于西山，所以薦信也。以臣民之無有二心于王者，明王者之無敢二心于上帝也。神人一理，幽明罔間，未有至信不孚于人，而可以昭假天神者。論隨至此，則隨時之義豈不大哉。

三三 巽下
艮上

蠱元亨利涉大川先甲三日後甲三日

彖曰蠱剛上而柔下巽而止蠱蠱元亨而天下治也利涉

大川往有事也先甲三日後甲三日終則有始天行也

本義蠱壞極而有事也其卦艮剛居上巽柔居下上下

不交下卑巽而上苟止如此則積弊而至于蠱矣蘇

傳器久不用而蠱生之謂之蠱人久宴溺而疾生之謂

之蠱天下久安無為而弊生之謂之蠱易曰蠱者事也

夫蠱非事也以天下為無事而不事事則後將不勝事

矣此蠱之所以為事也器欲常用體欲常勞天下欲常

事○事○故○曰○巽○而○止○蠱○夫○下○巽○則○莫○逆○上○止○則○無○為○下○莫

逆○而○上○無○為○則○衰○亂○之○萌○起○矣○程○傳○甲○數○之○首○事○之

始○也○治○蠱○當○推○原○先○後○為○救○弊○可○久○之○道○先○甲○謂○先○于

此○究○其○所○以○然○也○後○甲○謂○後○于○此○慮○其○將○然○也○一○日○二

日○三○日○言○慮○之○深○推○之○遠○也○究○其○所○以○然○則○知○救○之○之

道○慮○其○將○然○則○知○備○之○之○方○善○救○則○前○弊○可○革○善○備○則

後○利○可○久○此○古○聖○王○所○以○新○天○下○而○垂○後○世○也○後○之○治

蠱○者○不○明○聖○人○先○甲○後○甲○之○誠○慮○淺○而○事○近○故○勞○于○救

世○而○亂○不○革○功○未○及○成○而○弊○已○生○矣○夫○有○始○則○必○有

終○既○終○則○必○有○始○天○之○道○也○聖○人○知○終○始○之○道○故○能○原

始而究其所以然要終而備其將然先甲後甲而爲之
慮所以能治蠱而至于元亨也

按文王于蠱字下即繫元亨二字夫子釋之謂蠱之
時天下壞亂已極治之者決非小補可以奏功必元
亨而後天下可復治也如人已病蠱精神消耗已盡
其患幾于不治矣治之者必大復其元氣使周身血
脉重復疏通而後可得再生也然時事至此已難下
手若畏難苟安是坐以待斃也故必往而有事如大
川在前奮身往涉以求必濟庶幾天下可治其治之
之道若何先甲三日後甲三日是也甲日之始前事

壞亂已極若因循舊轍萬無可爲必將前人已壞之
緒更始再造故以甲字取義先甲三日爲甲子甲寅
甲辰後甲三日爲甲午甲申甲戌取天行終始循環
之義蓋必自強不息終則有始如天行之至健方可
去苟止之宿弊而啓至治于方新此所謂元亨而天
下治也

象曰山下有風蠱君子以振民育德

李隆山曰山下有風山木摧落蠱敗之象 蔡介夫曰

蠱壞之極教化陵夷風俗頹敗故治蠱之事莫急于振
民然自新爲新民之本故繼之以育德蓋反本之論

按蠱之時下卑巽而上苟止溺于燕安事事闕茸百
 司庶府無處不滋其蠹弊民生之凋敝風俗之頹敗
 可知矣不有以振起之則亂將何極然欲振民而不
 求其本則將以智術驅之以刑戮脅之民不堪命奸
 益不勝速亂之道也惟反而自育其德則亦能育同
 德之人與之共治其民無長不仁之心自有以振民
 生無犯不義之事自有以振民行振之有方則刑輕
 于他時而犯法者寡衣食多于前年而盜賊少禮義
 不期興而自興矣所謂元亨而天下治者此也

初六幹父之蠱有子考无咎厲終吉象曰幹父之蠱意承

考也

蘇傳蠱之災非一日之故也必世而後見故爻皆以父

子言之明父養其疾至子而發也 奉義幹如木之幹

枝葉之所附而立者也 質卿曰人子能幹父蠱方稱

為有子不然與無子同有子考始得无咎不然考終有

咎也 楊敬仲曰意承考者其意則承其事則不可得

而承矣承其事則弊終不除乃所以彰父之惡也

按周公以幹蠱之事責成人子使人讀之聳然有奮

發之意言為人子者必能幹蠱方可謂有子不然則

與無子同先人之業自此斬矣必有幹蠱之子而考

乃得无咎不然則考之咎終不能無必且遺羞于千古飲痛于九原矣人子能操此危厲之心則自能奮涉川之勇用先甲後甲之功以致天下之治矣此義諸爻所同特于初首發之夫子曰意承考也蓋子當幹蠱之時與天下更始不得不反前人之覆轍雖改父之臣與父之政有所不容已矣豈敢以紹述爲辭而姑息以遂先人之過貽宗社之憂乎然君子必有以原之日意承考也謂事不承考而意實承考此誠善繼人之志者也又按六五爲天下主承父蠱之後此則天下治亂宗社存亡係焉在五自不容不幹

以其子職之關切故也自四以下于五爲臣而初又最卑何得槩律以子道而責至卑者以幹至尊之蠱乎曰臣子之誼無所逃于天地之間五旣以父事爲子事則自初至四安得不以君事爲父事乎且自天子而降公侯卿大夫士庶皆有父母不幸而父母有蠱皆當盡力以幹之而後可爲有子而後考得无咎故謂初爲五幹蠱以國事爲家事可也謂初自爲其父幹蠱而盡孝卽以作忠亦可也禹八年于外三過家不入門此所以修鯀之功補鯀之過不忍厥考之無子而有咎耳乃子道盡而臣道亦盡幹家幹國其

歸一也。卒之郊，鯨配天一，雪羽山之痛，則鯨乃可謂有子而釋厥咎于天下矣。

九二，幹母之蠱，不可貞。象曰：幹母之蠱，得中道也。

蘇傳：陰之爲性安無事而惡有爲，是以爲蠱之深而幹之尤難者，寄之母也。正之則傷愛，不正則傷義，以是爲至難也。非九二其孰能任之？二以陽居陰，有剛之實而無用剛之迹，可以免矣。馮厚齋曰：六五陰柔，取象于母蠱，九二爲五之正應，又取乎內有剛中之德，善幹者也。蘇頌濱曰：母后臨朝，據人君之地而私其親，有志之士將欲正之，常患不克。漢呂后欲王諸呂，王陵以高

帝舊約爭之，言雖直不見省。陵幸而不死，亦廢不用。唐武后廢廬陵王，立豫王。豫王雖在位，未嘗省天下事。徐敬業爲之起兵于外，裴炎爭之于內，皆不旋踵爲戮。何者？位尊權重，臣下無可奈何，勢必至此也。惠帝之亡也，陳平聽張辟疆計，封王諸呂。呂后安之，故平與周勃得執將相之柄，以伺其間。後復聽陸賈交歡周勃，將相之權不分，故周勃得入北軍，左袒一呼而呂氏以亡。豫王既立，武后革命，戕殺天下豪俊，志得氣滿，以爲武氏有泰山之安矣。狄仁傑雖爲宰相而未嘗一言及后，欲以三思爲太子，訪之大臣。仁傑乃曰：臣觀天人未厭唐德。

項匈奴犯邊。陛下使三思募士。逾月不及千人。及使廬
陵王不浹。旬得五萬人。今欲立嗣。非廬陵不可。后怒罷
議。久之復召問曰。朕數夢雙陸不勝。何也。對曰。雙陸不
勝。無子也。意者天以此警陛下。耶。文皇帝身陷鋒刃。百
戰以有天下。傳之子孫。先帝寢疾。詔陛下監國。陛下掩
神器而取之。十餘年矣。又欲以三思爲後。且母子與姑
姪孰親。陛下立廬陵王。則千秋萬歲。血食于太廟。三思
立廟。無祔姑之禮。后感悟。卽日遣涂彥伯迎廬陵王于
房州而立之。蓋王陵裴炎迎禍亂之鋒。欲以一言折之。
故不廢則死。陳平狄仁傑待其已衰而徐正之。故身與

國俱全。惟吕后無子。親止于姪。故沒身而後變。武后有
子。母子之愛。人情之所同。故老而自復。由此觀之。陳狄
之所以成功者。皆以緩得之也。然廬陵旣立。而張易之
昌宗未去。仁傑猶置而不問。復授之張柬之。俟其惡稔
而後取。豈以禍亂之根。生于母子之間。不如是則必至
于毀傷故耶。

按幹母之蠱。三代以上。其事罕聞。良由聖帝明王。修
身齊家。防微杜漸。不致有官闈亂政之禍。貽于後嗣。
故也。至春秋以後。其事屢見。吕武二后。其最著者也。
而所以幹蠱之道。周公已明言之矣。陳平狄仁傑身

當此禍○幹旋極難○而其所以處之者○暗合不可貞之○
義○茲故備錄○頴濱之言○不惟經旨曉暢○亦使後之臣○
子○不幸而值此者○觀往事○審時變○而求所以善處之○
方庶幾其有濟乎○

九三○幹父之蠱○小有悔○无大咎○象曰○幹父之蠱○終无咎也○
本義○過剛不中○故小有悔○異體得正○故无大咎○王湘
卿曰○以九居三○剛之至也○以此爲臣○是諍臣○以此爲子○
是諍子○諍則有不順之名○故始不免小有悔○然不陷君○
父○于不義○則終无大咎○

六四○裕父之蠱○往見吝○象曰○裕父之蠱○往未得也○

本義○以陰居陰○不能有爲○寬裕以治蠱之象也○如是則○
蠱將日深○故往則見吝○毛瀘川曰○九三之剛○失之過○
故悔○六四之柔○失之不及○故吝○必不得已焉○寧爲三之○
悔○不可爲四之吝○此治亂興亡之機也○

六五○幹父之蠱○用譽○象曰○幹父用譽○承以德也○

張橫渠曰○雖天子必有繼也○故亦云幹父之蠱○胡雙
湖曰○在九二以五爲母○柔居尊也○在六五又自取子道○
以繼世之君言也○鄭孩如曰○子有幹蠱之名○則過歸
于親矣○幹蠱而親不失令名○此爲用譽以幹之也○

按本義○謂六五柔中居尊而九二承之以德○以此幹

蠱可致聞譽信如此說是六五幹蠱德歸于臣而譽
 歸于已也似非經義初六之辭曰有子考无咎謂子
 能幹蠱則考得无咎此人子之至情聖人之明訓也
 初以无咎歸之父而五肯以譽歸之已乎因父之蠱
 以彰己之名非孝子之用心也雖繼亂之後事多更
 始而整頓完復成業依然則以人子之補過保先人
 之令名不惟无咎而且有譽矣記曰禹能脩鯀之功
 不日蓋鯀之愆而曰脩鯀之功是功成于已譽歸于
 親也夫子稱泰伯文王皆稱其至德為其深衷隱厚
 不近于名也若人子思以父蠱顯名不可謂德惟歸

德于父而已不居斯足以見子德之至耳故曰幹父
 用譽承以德也

上九不事王侯高尚其事象曰不事王侯志可則也

馮文所曰當蠱之時而曰高尚其事者非徒為潔身而
 已惟不繫世界之人然後能濟世也 王昭素曰取不
 貪之志以為法

按蠱之時下卑巽而上苟止所以為蠱卑巽苟止之
 病皆出於貪權固寵富貴利達之徒天下之蠱皆此
 輩成之也夫以寵利為心者必不能以君父之事為
 事故只有致蠱之禍決無幹蠱之用有幹蠱之用者

必○其○超○然○于○富○貴○利○達○之○外○天○下○弗○顧○千○駟○弗○視○者○
 也○周○公○于○上○九○特○表○此○高○致○夫○子○亦○稱○其○志○可○則○言○
 必○有○此○志○乃○不○至○于○致○天○下○之○蠱○卽○可○任○以○治○天○下○
 之○蠱○故○曰○志○可○則○也○且○不○獨○人○臣○宜○然○卽○以○人○君○言○
 之○苟○非○有○有○天○下○而○不○與○之○高○致○亦○必○不○能○以○治○天○
 下○之○蠱○也○如○周○平○王○德○中○侯○之○立○已○而○不○報○父○讐○故○
 終○不○能○幹○幽○王○之○蠱○以○棄○西○周○之○業○宋○高○宗○慮○徽○欽○
 之○復○返○而○曲○從○和○議○故○終○不○能○幹○靖○康○之○蠱○以○貽○南○
 渡○之○羞○皆○爲○其○貪○戀○富○貴○志○卑○而○苟○止○耳○

周易辯卷之六終

男 方至 壽增 校

